

支那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

二十八
三斗

C40
4514
(224)

9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洞上吉轍下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先德微言
雷山二母鑒
師學前不
如好遊
於書園
下金
皮什

定輒然古人必立之綱宗者何正
死轉橫斜莫可方擬然必不可出

於書園
山以降凡有發明綱宗者錄之以
辨山惟儼禪師曾問學人數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
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以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洞上古轍下

先德微言

師家作用本無定軌然古人必立之綱宗者何正
如走盤之珠雖宛轉橫斜莫可方擬然必不可出
於盤也今自藥山以降凡有發明綱宗者錄之以
為後學式

藥山惟儼禪師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
母徧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

歸去也師曰汝須歸去汝若歸去我示汝箇休糧方
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問雲巖
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聲曰在師曰汝來去爲
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
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會擔麼
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
把將那箇來師便休

衆中喚作兼帶語

李翱太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閑家
具守莫測玄旨師乃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

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道吾山宗智禪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什麼
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
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
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卽抽身入僧堂泉
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什不祇對
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
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

投子頌曰金剛際下古彌髀幾被人踏血濺空明

月任從君自擲寒松那葉白雲封

丹霞頌曰饑食嫩草遙山去渴飲清泉曲澗回放
蕩不耕空剗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
道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
知巖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山曰汝回何速巖曰
只爲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
麼生會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
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
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

敲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
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

吾觀藥山南泉二老如水合水豈有二家之異異
自後人也異自後人而吾道衰矣

爲山問師什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
曰有病者有不病者山曰不病者莫是智頭陀麼師
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
他沒交涉

天童頌曰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
渠本非無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

全超威音之前獨步刳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
運轉也烏飛兔走

雲巖曇晟禪師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
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
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下語云正是第二月問僧
什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
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

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
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
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

者亦是兒孫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到石室裏許爲甚麼便回
主無語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
作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天童拈曰低頭失却針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莫
度針無穴以難穿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
得

僧問二十年侍百丈巾瓶爲甚心燈不續師云頭戴
寶花冠僧云頭戴寶花冠意旨如何師云大唐天子
及冥王後僧問九峯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峯

云却憶洞上之言

船子德誠禪師夾山往叅師問大德住什麼寺山曰
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什麼山曰不是
目前法師曰什處學得夾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
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撓打落水
中山纔上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
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
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
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古頭談而不談師

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
蜀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
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
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鑊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毋
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
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逝
授子頌曰泛舟駕險三十春擊處竿頭活死人夾
嶺桂芬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百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往叅師問二上座甚
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

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
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
便出師次早上堂召二上座曰昨日閣黎對老僧一
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閣黎別下一轉語若恹
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
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過夏

天童拈曰主張門戶自有傍來拱默威嚴誰敢正
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全成左右分權不犯尊貴
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
兔鳳來

丹霞頌曰燭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
戶當堂慵正坐出門猶懶下堦行

洞山良价禪師因供養雲巖真僧問先師道只這是
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
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
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云旣知有爲甚又
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天童頌曰爭解恁麼道五更鷄唱家林曉爭肯恁
麼道千年鶴宿雲松老寶鑑澄明驗正偏玉璣轉
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

光浩浩

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
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
閻黎

偏正回互之旨於此最顯昔遠錄公命十六題與
投子青頌此其一也

雲竇頌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瑠
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獪空上塔

問僧什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也未曰到師曰
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

到頂怎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
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僧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
覩不救則形影不彰

上堂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肯一人不向一人
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叅堂去

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
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
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閻黎因什認奴作郎
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問三身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嘗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嘗於此切意作麼生山曰要頭便砍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天童頌曰不入世未循緣刦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烟

問和尚初見南泉爲什麼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與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辜負先師也

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

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疎山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師曰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山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師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山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師曰迢然非迢然山曰如何是迢然師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山曰如何是非迢然師曰無辨處

師一日問雪峯作什麼來峯曰所槽來師云幾斧斫成峯云一斧斫成師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

峯云直得無下手處師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峯休去汾陽昭代云某甲蚤是困也

師與密師伯過水次乃問曰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人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作麼生道師曰脚不濕

師與雲居過水次問曰水深多少居曰不濕師曰麤人居曰請和尚道師曰不乾

青林一日辭師師云子向什處去林云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師云善自保任林珍重而出師門送謂林云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林云步步踏紅塵通身

無影像師良久林云老和尚何不速道師云子得恁麼性恁林云某甲罪過便禮辭而去

華嚴靜問師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師云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嚴云見無理路師云什處得情識來嚴云學人實問師云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嚴云萬里無寸草處還許學人去也無師云直須恁麼去

上堂云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師云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

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云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云你是什麼人家男女僧云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云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僧云回互不回互師云不回互僧云教某甲甚處去師云鼎釜裏去僧噓一聲云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云汝耽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師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時如何師云則不見有病

天童頌云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從來癖少子相看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勦絕莫瞞預轉盡無依功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雪峯在洞山作典座一日淘米次師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峯云沙米一時去師云大衆吃箇什麼峯便覆却盆師云子他後別見人去在

天童拈云雪峯祇管步步登高不覺草鞋根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俱行自是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什麼處萬里無雲天有

過碧潭似鏡月難來

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無對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洞山立兼中到正明此旨所謂折合還歸炭裏坐也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果是入室之子此非特洞山有之昔南院問風穴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不穴曰聞之院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生平如師子見人卽殺及其將死如何乃低頭安

尾如此穴曰密付將終全主卽滅院又曰三聖如何亦無語乎穴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院領之瑞鹿先得法於天台韶臨終坐方丈手結印謂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曰也只是如晝先曰汝問我晝遂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遂趨寂今觀三老之意若合符節惜後鮮有能知之者佛法之衰固不止在今日也

石霜慶諸禪師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司徒僧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
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不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
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語明安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

丹霞頌曰歸家不坐白雲床出戶豈行青草地南
北東西本自由渠無背向那迴避

天童頌曰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
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
寒瘡將逐春風入燒瘢

師在方丈內僧在窓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

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後僧請益雪峯峯曰何處不是
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什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天童拈云石霜雪峯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
有人問長蘆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問道什麼處
是石霜

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
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
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

疎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
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

堪作什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
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雲蓋問師萬戶俱開卽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師云
堂中事作麼生蓋無對經半年方道得云無人接得
渠師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蓋云和尚又作麼
生師云無人識得渠

天童拈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體布衫會須脫
却宗中辨的量外轉機須仔細始得同中之異灼
然尚帶依稀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還到石霜
父子轉側處麼燭曉玉人初破夢夜寒青女未登

機

投子頌曰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
前人臥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渠

神山僧密禪師因把針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把針
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
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
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他日問洞山智識所通莫
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
因斯頓覺下語非常

西園和尚一日自燒浴僧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

園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天童拈云識尊卑知貴賤西園是作家分玉石辨金鍬曹山不出世這僧雖解切磋琢磨也只向奴兒婢子邊著到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

夾山善會禪師因洛浦來見不禮拜當面叉手而立

師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洛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師曰目前無閣黎此間無老僧洛便喝師曰住住且莫草草急急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洛佇思師便打洛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

洛浦墮在孤危故不知轉身一路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正好連棒打出豈不知夾山是逢佛殺佛底人

天童頌云搖頭擺尾赤稍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

月如畫枯木巖前今花卉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
令全提一句親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
欣

上堂云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裏足不踏
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
刼眼不借舌頭底萬刼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
鋒銳事到這裏有箇什麼事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

丹霞頌云月沉碧海龍非隱霧鎖蒼梧鳳不知刼
外森森無影木垂陰自有未萌枝

僧到叅師問近離甚處僧云洞山師云洞山有何言
句僧云和尚道我有三路接人師云有何三路僧云
鳥道玄路展手師云實有此三路那僧云是師云軌
持千里鉢林下道人悲

黃山輪叅師云什處來輪云閩中來師云還識老僧
麼輪云和尚還識學人麼師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
鞋錢了然後老僧還汝廬陵米價輪云恁麼則不識
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師云真獅子兒善獅子
吼

丹霞頌云父子相逢眼倍明靈苗叢裏坦然行箇

撰述

中若謂金毛子已是鹽梅觸大羹

曹山本寂禪師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不是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丹霞頌曰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琉璃碗

金峯志蓋屋來師問蓋了未志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志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問子歸就父爲什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天童拈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纔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還知麼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紙衣道者來叅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

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
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
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
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
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紙衣道者不假胞胎正是借句正是妄疎親所以
曹山示不借借三字後示頌全明不借借也

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
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
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
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什麼却被
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父母俱盡曰盡後如
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
盡曰前來爲什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
一國之事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弊常住苗稼者是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
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什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
角門便禮拜

昔雲門初見雪峯是什麼氣槩乃能俯就雪峯鉗
鎚及雪峯遷化復徧叅洞下諸尊宿如曹山疎山
乾峯九峯皆有因緣今此一則語是知大人行徑
決非鹵莽彼執一概以自高者視此蓋天淵矣又
安能到古人田地耶

又問密密處爲什麼不知有山云只爲密密所以不
知有門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門
云不向密密處如何師云始解親近門云諾諾

昔陸巨大夫問南泉姓什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
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

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
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
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
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
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

又南泉答長沙偈曰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
不出門是知君臣父子之說並見于南泉非洞山
石霜始立也後人分疆列界殊覺可耻

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云今日好寒師云須知有
不寒者僧云誰是不寒者師焚火示之僧云莫道無

人好師拋下火僧云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云日照
寒潭明更明

師問僧作什麼僧云掃地師云佛前掃佛後掃僧云
前後一時掃師云與曹山過靴鞋來

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須會通向上事莫作等
閒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得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
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
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則一切麤重境來皆作得
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
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

作麼答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
己背後乎如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
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刳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滌
漏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守住就著名爲取次
承當事到此直須仔細始得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
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
路若有忻心便成滯著若脫得揀箇什麼古德云只
恐不得廻轉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愛說淨潔處愛
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麤重事却是輕淨
潔病最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曰擬心是

犯戒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如今說破齋破戒不知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爲這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驚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驚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饑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杷得

此便宜始較些子欲知此事饒令成佛成祖去也祇這是便墮三途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箇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得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容免乃至世間麤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爲變易若是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

雲居膺禪師上堂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丹霞頌曰門頭戶尾事千差了盡猶來未到家明

月堂前無影木嚴凝雪夜正開花

向去底人須常慄慄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茄子直得口邊醜生

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若無恁麼人恁麼事卽難得

尋常見輕浮淺露者雖世事必無所成况學道乎近日禪人競趨浮薄吾知其自暴棄而已

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始得無過

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抵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

得將去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所以古人道猶如兩鏡相對光光相炤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又如日出時炤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

最初知有底人於尊貴一路祇在影像之間直須一色消盡方能親證

欽山遂禪師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云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師云且來闍黎良回首

師把住云一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天童拈云山堆嶽積來瓦解冰消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一期賠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疎山匡仁禪師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

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
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
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
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法身決無向上向下乃是見有親疎故作是說

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
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
病僧即不然鼓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
坐無貴位

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師

曰亦是這邊句泉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
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枯木生花正是這邊功勳邊事石牛吐霧二句是
那邊回來發用所謂無功之功也

丹霞頌云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
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青林師虔禪師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
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
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
何師曰失却了也曰向什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

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丹霞頌云長江澄徹映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

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天童頌曰三老暗轉舵孤舟夜回頭蘆花兩岸雪

烟水一江秋風力持帆行不掉笛聲喚月下滄洲

華嚴休靜禪師一日白槌曰上間搬柴下間鋤地首

座問聖僧作什麼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

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

庵內人爲什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

學人疑處師曰予是什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

師曰直須恁麼始解穩坐門應諾諾

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

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云來日不

得曾請便下座

天童拈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放開一線萬派朝

宗二尊宿開拓家風方見衲僧去就還端的麼太

平天子寰中旨汗馬將軍塞外心

寶蓋和尚僧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

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

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九峯通玄禪師示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汚但學者機思不妙唯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中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得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汚是斷絕又曰大通智勝

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夫豈不然哉

九峯玄初叅德山山獨奇之然未大徹後見洞山杲旨洞山云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劍况玄夜乎予可貴也師曰但不識珠者耳識之亦無晝夜价稱之爲俊士价歿廬於塔旁至中和初乃辭塔北遊余觀其師資始末之間不可謂不深得其旨者也此段語諸錄俱畧之惟覺範載之僧寶傳中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汚發明

師意語簡而盡引經證成本出寶鏡三昧曹山亦有發明與此若有少異觀者詳之

九峯道虔禪師因石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什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卽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曾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師拊背曰坐脫立亡卽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天童頌曰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烟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逃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

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

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就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

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內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臣在門內王不出門俱指推爺向裏頭此臣乃指

王子非外臣也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者明石霜立五王子實有不同內紹者只是得其名外紹者只是得其姓必須紹了轉功方是真王子也紹是功乃內紹也內紹未轉亦是臣位總是偏以其知有是偏中正紹了轉功方是王種云何名君以其在儲君位是正中偏此與洞山所立不同

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什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

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

撰述

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不恁麼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僧問如何是頭師曰開眼不見曉曰如何是尾師曰不坐萬年床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雖飽無力曰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天童頌云規圓矩方用行含藏鈍置棲蘆之鳥進退觸藩之羊弊人家飯臥自家床雲騰致雨露結爲霜玉線相投透針鼻錦絲不斷吐梭腸石女機停兮夜色向午水人路轉兮月影移央

韶山曾禪師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天童拈云通身回互不觸尊嚴退位傍提要當宛轉還見韶山相爲處麼盡力推爺向裏頭

投子頌曰白雲不到中峯頂滿日烟蘿景象殊一句曲含千古韻萬重青碧月來初

涌泉景欣禪師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

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
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圖圖底但祇管取
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
事若不知有此事啼哭有日在

此盡却今時正是轉功就位時事非指最後入兼
到位也

蛤溪道者相看洛浦問云自從梨溪相別今得幾年
溪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浦云見說道者總忘却年
月溪云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細浦云打卽打會禪
漢溪云也不消得浦云道者住山事繁

丹霞頌曰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布遠香昨
夜嫦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繡鴛鴦

雲門偃禪師曰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
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
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
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
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什氣息亦是病

石柱該通禪師遊方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云有四
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
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

撰述

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
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祇是函蓋相稱一人
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被枷帶
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
曰猗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
呵呵

前二有正無偏第三有偏無正第四偏正俱無故
俱非其人也卓卓寧彰者偏不全偏也海上明公
秀半明半暗卽偏不全偏之相幻人相逢附掌呵

呵正明兼帶語

丹霞頌曰水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
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金峰從志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正主師曰此去鎮
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磔盤

護國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云頭不白者
僧云將何奉獻師云慇懃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丹霞頌曰出門徧界無知已入戶盈眸不見親虛
室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頗爲隣

石門獻蘊禪師在青林作園頭一日侍立次林曰子

今日作什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什麼處種師曰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同安志禪師在同安值丕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這驢漢始得

此洞宗最後之旨也後人根器劣薄不知堯舜之無爲侈談湯武之征誅且將謂堯舜不逮湯武也哀哉

僧問二機不到時如何舉唱師云徧處不逢玄中不

失

丹霞頌曰這邊那邊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留孤影到溪東

石門慧徹禪師華嚴隆嘗問曰古人云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如何師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兒一著州中一著縣中一著村中其一用家中錢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錢物用亦

不得外處錢物用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人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縣中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曰是僧曰喚作什麼功曰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還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乃問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州裏人耶亦須因

奉重而至耶師爲舉功勳五位復曰譬如初生鵝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蕩

村中人不知有者也縣中人知有者也州中人知有而不知有者也縣中人初能知有如用家中錢物州中人格外施爲如用外處錢物村中人旣不知有全無機用故家中外處錢物俱不得用也廣德周禪師僧問波浪之中如何得妙師云橈棹不施兼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

丹霞頌云一句相酬難取則輪王不化閻浮國無邊利海浪痕平獨駕泥牛耕月色

棋述

元亨利市廣金箱第三

谷山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半夜烏龜頭帶雪天明啞子抱頭歸

丹霞頌曰瑞霧祥烟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遊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覩繡毹

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僧問師如何是日用中事師云碧玉點破琉璃色滿

目紅塵不見沙

丹霞頌曰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御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沙

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云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丹霞頌曰虛空爲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觸體驚破夢滿頭明月不思歸

大陽警玄禪師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這箇是吳道子畫底師擬議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師於言下有省禮拜起歸位

而立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墨
山笑曰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

審承侍者侍立次師曰有一人徧身紅爛臥在荆棘
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敵鄲開若親近不
得時中以何爲據承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底人始
親近得師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承曰適來別無
左右祇對和尚師曰官不容針承便禮拜

大陽曰我要見伊合答云伊從來不見客

投子義青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
霄不留其迹鈴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

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
問答言陳仍玄路傍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
若凝眸不勞相見

丹霞頌曰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盡無依類莫收割
外正偏兼帶路不萌枝上辨春秋

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盂佛祖玄關橫身直過早是
蘇武出塞求路難回項王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
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沉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
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
雪難壓寸靈松

撰述

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什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陽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大陽笑而去

僧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覲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觸髅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天童頌云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不待雷驚出蟄那知風過行雲機底綿聯兮自有金針玉線印前恢廓兮元無鳥篆蟲文

芙蓉道楷禪師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人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鳳夜棲無影

撰述

石室和庵錄卷第三

五

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丹霞頌曰等閑無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依籠古徑孤峰終不露崔嵬

僧問師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句師云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丹霞頌曰星流水國夜燃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大洪恩禪師僧問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譚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

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

寶峰闡提惟炤禪師有法語五則示其宗旨以付聰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盡納僧命脉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是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

時何得名爲教片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上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無見無情無語拽住便問他你何人闡提平時不謾許與而蜀累於聰其任固重聰必穎然秀出於門弟子之間者夫何出世福清之天王不克行道而終遂致名亦不聞於叢林也

此五則語精深圓密皆先德所未及發者但惜其嗣弗振故世鮮能知之其道固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真歇清了禪師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

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歸根風墮葉
炤盡月潭空

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攬梭明什麼邊事曰回互不當
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
曾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

天童正覺禪師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
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
身放下刼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炤曰理
既如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
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俱現本來身也師曰透一切

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
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大死翁景深禪師初叅闡提炤炤曰直須斷起滅念
向空刼以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
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悟厥旨炤擊鼓告
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學者宜依之因號大死翁
聞菴嗣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
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
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

撰述

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
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
不點頭

吉祥元實禪師一夕有省曉趨方丈天衣見乃問洞
山五位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叅堂
謂侍者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
衣預令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上座師於是密契
其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
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天衣稱善

山堂淳禪師要訣新豐一脉荷玉分流始因過水逢

渠妙見無情說法當今不觸展手通玄列五位正偏
分三種滌漏夜明簾外臣退位以朝君古鏡臺前子
轉身而就父雪覆萬年松逕夜半正明雲遮一帶峯
巒天曉不露道樞綿密智域困深默炤空却以前湛
湛一壺風月坐徹威音那畔澄澄蒲日烟光不萌枝
上花開無影樹頭鳳舞機絲不挂箇中雙鎖金針文
彩縱橫裏許暗穿玉線雙明唱起交鋒處知有天然
兼帶忽來枯木上方能作主不存正位那管大功及
盡今時寧容尊貴截斷情塵見網掣開金鎖玄關妙
挾全開歷歷類中混迹平懷常實明明炭裏藏身卷

撰述

元龜山房藏書

藏

舒不落功勳去來了無變易欲使異苗蕃茂貴在深
固靈根若非柴石野人爭見新豐曲子

柴石卽浮山
遠別號

圓悟勤禪師曰洞山謂之不變易處更無佛無衆生
無是非無好惡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眼中醫衣
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
妙用不爲奇特到這裏破衲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
都不會

日月運行太虛未嘗暫止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天普
蓋地普擎長養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得道之
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

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時無
可了玄玄處更須呵

洞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
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浮山遠以僧問洞山
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
餘者自知巖頭道如水上葫蘆相似捺著便轉殊不
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曾賢來叅時如何
山曰趕向水牯牛隊裏去僧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山
曰全得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
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

撰述

熱殺闍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正洞下有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簾死蛇等十八般皆明正位萬松秀禪師曰睦州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間裂開便提起一絡索問捏聚便歛手而坐雖然收放自如大似被他使喚洞山斥爲話作兩橛缺針斷線不見道恁麼道則易相續也大難直須當存而正泯在卷而彌舒鈎鎖連環謂之血脉不斷

藥山一宗實難紹舉雲巖掃地塵埃巨天洛浦服膺稱冤不已好在無舌人解語無手人行棒直饒棒喝交馳只得傍提一半

後序

新豐創立五位發明正中妙挾之旨雖僅僅數言而造道之方接人之用靡不畢備造道則功位互明而極于功位俱泯接人則君臣互用而極于君臣道合大都剪諸見之稠林截萬端之穿鑿必底于閒名謝滅之境而後已豈比乎籠侗之狂禪廉纖之曲學而混濫祖庭哉但此法宜爲知有人說不宜爲不知有人說以知有人不滯言詮雖說事說理總成向上境界不知有人專滯言詮雖重玄複妙總墮今時窠臼所以闡提炤云吾家立五位爲宗徃徃人以理事明

模述

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
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力處總不恁麼
時如何卜度卽不中觀此豈可令門外遊人窺矚于
其間哉古來諸尊宿俱深秘室中不敢輕有流布至
宋之末造始顯行于世然旣非真正師承各以己意
揣摩指鹿爲馬呼南作北競相傳習甚且僞譏諸書
簣鼓後學後學未達耽之不已謂此可以得洞上宗
也不知正如狂子執鴆毒爲茶飯非獨不能療其饑
渴且有傷生滅性之慘不亦愚乎癸未之冬予見少
林所傳曹洞宗旨緒餘謬妄殊甚因思欲止之而不

能欲正之而弗得亦將任其謬謬相傳于不窮乎則
予心又安能忍也乃爲作洞上古轍二卷以私詔學
者甲申春稿成而未及訂至今戊子之夏乃取前稿
再四訂定嗚呼予豈得已哉昔有僧問大洪恩曰三
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
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
饒謔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
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予謂識得大洪意方可閱是
書不然葛藤窠裏纏絆殺人切莫怪老僧好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終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寢言

嗣法弟子道霈重編

序曰虛空世界一夢場也三乘四教一夢法也諸佛衆生一夢中人也夢中之人據夢場受夢法又安保其不夢夢乎故有夢中而言其不夢者正大夢者也有夢中而知其爲夢者有夢中而求出乎夢者均之未離乎夢者也忽然破夢而出則夢場夢法與夢中人一切銷隕惟此元明圓照自在本未嘗夢亦未嘗覺咄此亦夢話也荷山野衲大夢不醒狂心未歇乃

撰述

作竊言喋喋不休旁人聽之頗成倫次錄而藏之私相傳習皆夢事也客問誰爲不夢者曰這騷漢又白日作夢去也昔崇禎壬申秋菊月題于荷山精舍道本玄妙而玄妙不是道有玄妙可說則玄妙亦法塵也道本平常而平常不是道有平常可安則平常亦法塵也道本無心而無心不是道有無心可證則無心亦法塵也道本自然而自然不是道有自然可宗則自然亦法塵也蓋有可說有可安有可證有可宗則言思未絕能所不忘非妄而何是故智者不作諸見

世俗以根自是根塵自是塵特因相遇而起用者也我佛則謂根本無根因塵發根塵本無塵因根現塵正如離明暗二塵更于何處有見離動靜二塵更於何處有聽是根必因塵發明也又如木人見花鳥更於何處有色木馬聽鼓吹更於何處有聲是塵必因根現亦明也塵旣因根則塵無實體根旣因塵則根亦無實體根塵交虛但妄有因緣妄起諸用而已迷者不達執根塵爲實有是爲法執執根爲已執塵爲彼是謂人執二執起而美惡生美惡生而見思起見思起而業道成業道成而果報彰矣智者了達根塵

本空則彼我不計彼我不計則美惡不生美惡不生則見思消落見思消落則常光自圓常光自圓則耳可視眼可聽六根無不互用極而言之則根根塵塵皆徧法界又何窒礙之有哉由是觀之祇此根塵迷之則成縛悟之則成脫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又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佛法雖多數語盡之矣

佛氏有無二義與世俗迥別故世俗少有信者佛所謂有必其歷刼常存不可少損者謂之有佛所謂無必其刻刻不住不可常存者謂之無故佛之所有天

下莫能無佛之所無天下莫能有乃究竟之實法也若有質有名謂之有無質無名謂之無此世俗之有無也此有從無而生亦必復歸於無則現在雖有刻刻不住乃知言有者妄也此無可因有而得亦可倏變於有則現在雖無刻刻不住乃知言無者妄也或謂此有固有此無亦有立一切有爲宗或謂此無固無此有亦無立一切無爲宗或謂宗有者墮有宗無者墮無由是立雙亦以爲宗或立雙非以爲宗或又對此四見立非四見以爲宗細而分之凡九十六種皆外道法也其病在以見見道而不知道不可以見

撰述

見唯悟入一心則諸見消滅諸見消滅則常光自圓
雖說有也得說無也得說亦有亦無也得說非有非
無也得益知有底人語語歸根悉順正法殆非世俗
所能測也

人皆知釋迦是出世底聖人而不知正入世底聖人
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聖人而
不知正出世底聖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

佛氏之學祇要識得諸法無性識得諸法無性則身
心器界以及無邊虛空悉皆消隕唯是一心圓明獨
露不學佛而佛已成不度生而生已度若不知諸法

無性則妄生執著起惑造業寧有已乎

問孟軻謂人之性與犬羊之性異然則性有二乎曰
性無二也曰然則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乎曰性無偏
全也曰然則人物同乎曰不變之體靡不同也隨緣
之用靡不異也經云法身流轉五道是也

問孟軻言性善學禪者多非之唯東林總公是其說
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是否曰性體寂滅不落名言
凡有指注俱乖本色非獨孟軻不宜以善稱卽堯舜
稱之曰中大學稱之曰明中庸稱之曰誠乃至諸佛
稱之曰真如曰圓覺詎可以言性哉至於方便開示

撰述

則亦不廢言詮因其不偏謂之中因其不昏謂之明因其不妄謂之誠因其不妄不變謂之真如因其統衆德燦羣昏謂之圓覺則因其本然無惡謂之善亦何不可且所謂善者卽所謂中所謂明誠者而善之也第能知善爲權巧設施則孟軻乃仲尼之徒若執善爲真實法義則孟軻亦告子之屬矣

問老子以虛無爲宗釋氏非之謂其爲無因外道然嘗聞釋氏之說乃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曰虛空之本爲衆生之原與老氏何異曰老氏宗虛無者頑空也釋氏言虛空之本乃謂一切有爲之法無不始

於無明而此無明實無體性無所住著因其實無體性無所住著故能隨緣成就諸法熾然建立故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曰虛空之本爲衆生之原豈老氏虛無自然之義哉

問訓詁之學世間自不可廢師苦非之何也曰訓詁何可非也非其墮於訓詁而不知實義者矣使其知有實義則訓詁卽爲神奇使其不知實義則雖巧生穿鑿極意揣摩皆頭巾習氣也安足道哉

儒家謂人物之性本於天賦學佛者多非之不知儒所言天者非實指天也乃妄識未參之先則曰天人

爲莫與之日則曰天擬議不及之處則曰天故文始經曰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而名之曰天曰命孟氏亦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善談天命者也誠如此說則儒者原性於天未與佛異特引而未竟隱而未發作方便之權說耳如書云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等正所謂妄識未參之先人爲莫與之日擬議不及之處也又如他言達天知命及天意天心等語俱不出此意後儒不達厥旨乃謂有主宰於冥漠之中以爲二氣五行之紐樞者謂之天命一切人物稟之

以成形成性焉夫二氣五行之紐樞實卽吾人之妙心故曰三界唯心今捨心外而謂別有主宰於冥漠之中則是心外有因心外有因我佛闢爲外道以其因在一心之外也又謂在天爲命合而未分在人爲性分而非合是以性爲有分合也氣聚而生其性始有氣散而死其性卽滅是以性爲有生滅也有分合有生滅不可以言性況謂之天命謂之道乎此決非儒家之本意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數句宋儒理學之源也然迷亦自不少何也太極之說

老莊指一氣之初名之則可以言動靜至宋儒直指道體爲太極則一理渾然而已豈有動靜哉或曰太極無動靜則不生兩儀乎曰不動不靜者太極之體有動有靜者太極之用用依體發強名曰生體超於用實自無生攝用歸體生卽無生全體起用無生而生所以然者以陰陽造化一切如影非有非無非無故造化不妨有生滅非有故實體畢竟永無生也又陰陽造化其與實體非一非二非一故太極迥超於兩儀非二故兩儀全卽是太極也

或問太極圖註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

機又曰太極無動靜而動靜之者若如此解釋似可無過曰彼以太極爲能乘動靜爲所乘則動靜在太極之外不得云太極動太極靜又云太極有時乘靜機有時乘動機則太極乃一有分量有往來之物矣非謬而何且彼謂太極無動靜而動靜之者謂太極之外別有一氣而太極動靜之耶抑別無一氣而太極動靜之耶若謂別有一氣則是氣不從太極生也若謂別無一氣則動之者動誰靜之者靜誰或曰此卽對後所生之陰陽言之也曰若此則是太極中忽自起能動之機則動而成陽忽自起能靜之機則靜

而成陰非太極亦有動靜乎夫太極者一理渾然無有朕兆無有名相者也使此中忽有動之靜之之機則有朕兆可窺有名相可指安得謂之太極哉

問宋儒言太極分爲陰陽是否曰陰陽分於太極之中非太極分爲陰陽也凡言可分者必有形質而太極無形質也凡言可分者必有變易而太極無變易也凡言可分者必有偏全而太極無偏全也謂太極分爲陰陽不亦謬乎昔老莊之流指一氣之始名爲太極故有分爲陰陽之說今儒者直指太極爲道體則不宜襲其說而不之咎也或曰太極不可分則萬

物還具太極否曰具曰全體既不可分萬物何以各具曰此正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今不已而分別之太極之體語大則包納太虛語小則全具一塵雖全具一塵卽包納乎太虛雖包納太虛卽全具於一塵使其能包納太虛而不能全具一塵是局於大也使其能全具一塵而不能包納太虛是局於小也太極豈有大小之形量哉故統體一太極卽是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太極卽是統體一太極若各具之太極由統體而分則各具者不得其全矣統體之太極旣分爲各具則統體者已失其全矣尚得名爲太極乎

學道之士忘情而默證之可也

或問易言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說輪迴之義否曰
未可據也輪迴明三世儒者止明現在輪迴明六道
儒者只明人道故儒者不言輪迴備考五經諸子俱
無是說唯易遊魂爲變一語似之然旣他無所證則
亦未可強解況彼下句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則不
過言人死爲鬼而已但人死爲鬼情狀可知則言死
後斷滅者豈聖人之意哉

問儒家言死後斷滅果有據乎曰無據也儒家所論
鼻祖六經六經但曰人死爲鬼且俱有在天之說故

祖廟有制春秋有典雖曰事死如生所以盡仁人孝
子之情亦未可遽謂泯然無知歸於散滅也及左氏
所稱神化爲狐死後爲厲等則尤其顯著者也暨後
自漢以來始有死後斷滅之論違經背聖自逞臆說
而世俗咸莫之察爭引爲據則縛於童之所習而不
能自脫也悲夫

或曰造化之機生生不息不必假旣屈之氣以爲方
伸之氣故再生之說似不可信曰造化之生生不息
者氣也豈假旣屈之氣以爲方伸之氣哉若夫此心
之靈則非氣也雖稟氣受形似有成壞而妙體恒堅

歷劫不變所以能主張造化而稱爲最靈最妙者也
若謂一死永滅則同於草木豈可謂人心之靈而與
草木俱盡哉夫人身一天地也天地有成壞而爲天
地之主宰者未嘗滅也故壞而復成人身有生死而
爲人身之主宰者未嘗滅也故死而復生斯理昭昭
如此而人多不信乃以上等天地之身下同無知之
草木亦可怪也

或問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與吾釋一念
不生之說相近否曰非也一念不生者此心用而常
寂寂而常用祇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因境生念而

已非有未發已發之辨及爲性爲情之分也

或問五常可以言性否曰就體指用約用歸體故以
五常言性而性實非五常也蓋性乃一體渾然本無
名相自一理隨緣斯有五常之名如金隨緣而爲鎔
鑠釵釧故就體以言用則曰金之中具鎔鑠釵釧或
約用以歸體則曰鎔鑠釵釧悉是金若直指金之本
質則鎔鑠釵釧云乎哉宋儒不達此理乃以五常爲
性謂性中有此五者之分別故其言曰儒者全體中
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
各具此理釋則只是箇渾淪底事物無分別無是非

夫謂全體中有許多道理者非名相而何不知理無名也故能爲名之祖理無相也故能爲相之宗若有墮於名相者皆此理隨緣應用因事而立其名現其相者也豈可以議其本寂之真體哉本寂之真體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識識則一尚不可得況分之爲五乎性尚強名況名之爲仁義禮智乎故以仁義禮智言性者謬也

或問性旣不可以仁義禮智名則無善無惡性之體也有善有惡性之用也善惡均之出乎其性君子必含惡而從善何哉曰性雖無善惡而順性者必善逆

性者必惡惡之用起於我執法執善之極歸於無思無爲無思無爲者順性之道也我執法執者逆性之障也故君子必舍執以致於道或曰性非五常中無定則莽莽蕩蕩何以應機而曲當乎曰應物有則不出一心心虛而靈心寂而妙物至斯應無不炳然譬之鑑空無形萬形所以現其影衡空無物萬物所以定其平若使鑑衡不空又安能隨物而曲當哉

或問格物之說曰諸儒或有訓格爲正者謂正其意之動也夫靈心尚塞則妄意橫興強欲正之不勝正矣或有訓格爲扞格之格訓物爲物欲之物者謂格

去其物欲之障則元明自彰也夫正見未開理欲多
混認欲爲理將安去乎或有訓格爲扞格之格訓物
爲一切外物者謂屏絕外物則心不受障也夫事理
不二內外無間今必欲去物以明理是撥波而求水
特偏枯之見耳唯晦庵訓爲窮至事物之理庶幾近
之但彼所謂理特指事物當然之則所謂窮理特逐
物而窮其當然之則是此理乃名言之所及思慮之
所到益增差殊之見不達歸源之路求其一旦豁然
果能之乎愚謂格物者須窮其實體直徹根宗易所
謂精義入神也精義而至於入神則不落義路契悟

亦忘形化爲性氣化爲道物化爲心靈光獨露迴脫
根塵無廣不照無微不燭格致之道固如是也視彼
區區推測於形迹之間又奚啻燭火之與日月哉

至一無一故萬應而不窮真空不空故萬變而靡礙
此所以大本立而達道行也宋儒不達此理乃曰佛
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理是實理他却空了
所以大本不立彼謂萬理俱實者乃指事物當然之
則也此當然之則有名可識有相可指故曰皆實殊
不知理在已而不在物理在心而不在事若事物之
則乃此理妙應之影因事物而受其名者也倏忽變

遷全無實體故彼謂之實吾謂之空譬之水焉或爲方或爲圓或爲曲或爲直莫不因其所受之器而異焉若夫水之性則溼而已無所謂方圓曲直也故方圓曲直爲空而溼性爲實今執萬理皆實乃是執方在河或在淮或在漢莫不皆有圓月而月之體實在天也故在天者爲實而在江河淮漢者爲空今執萬理皆實乃是執江河淮漢之月以爲實也豈不謬哉宋儒因執此理爲實故逐物以窮之以分別之妄心測度影響之幻境自謂物可格知可致矣不知事物

之變機如閃電事物之曠紛若塵沙不能洞其根源而區區逐物能盡照哉況有能分別之心是謂人執有所分別之理是謂法執二執竝興衆咎斯作雖勉強爲善而叛道愈遠矣嗚呼宋儒失本求末認末爲本其顛倒若此豈曰大本之能立耶

世儒謂太極有動靜是以太極爲有生也謂五常爲性是以性爲有相也既局於有卽有人我有美惡有愛憎有去取乃分別而修習之以歸于善皆生滅法耳故雖曰無思實有思也雖曰無爲實有爲也其用止可以奉天而治人未可以離人而入天

老莊祖昔之無是未能超無也厭今之有是未能超有也見既局於有無乃思去今之有歸昔之無由是墮肢體黜聰明絕聖智棄仁義以修混沌之術皆生滅法耳故雖曰無思非真無思也雖曰無爲非真無爲也其用止可以離人而入天未可以離天而入聖或曰莊生之學非墮於無也其言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既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則超於有無矣非真性而何哉曰非也莊生不能離有無之見故窮有以入無窮無以入無無窮無無以入無無亦無雖能深入重

玄而總之捨有取無認無之極者爲至是終不能出無也故其言曰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加矣非局於無而何且論性而必索之於未形未氣之先則必失之於已形已氣之後是偏認寂寞者爲性也非局於無而何或曰莊生非以寂寞爲性也彼推極於未始有物之先者以無物之先性體始見耳曰悟性者物卽是性何妨見於有物之後雖有物未始有物也迷性者性卽成物何能窮於無物之先雖無物是亦物也譬之鏡焉鏡之體非影也影之體卽鏡也智者卽影以識鏡識鏡則不論影之有無矣迷者執影

以爲鏡或聞影之非鏡也則執無影以爲鏡或聞無影之亦非鏡也則更執無影之前以爲鏡若是可以得鏡乎莊生之說大率類是故曰苟於無而已

或曰莊生非以寂寞爲性也所以必推極於未始有物之先者乃窮萬化之所自出是卽所謂性也曰萬化根源不出一心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求之未始有物之先則愈求而愈遠矣夫未始有物之先乃前劫之未空劫是也此界雖絕無形相而一氣渾淪默運不息從微至著生地生天老莊卽此空界名之曰虛無亦名之曰無極卽此一氣名之曰太極亦

名之曰太乙謂天地生於一氣謂一氣生於空界遂執此空以爲萬化之根源一真之實性也殊不知此空從前壞劫而成是有生也天地既生之後遂失其空是有滅也有生有滅一幻妄法耳安得爲萬化之根源乎又此一氣非生於空也乃從無始劫來生生不息闔闢不窮者也學人若能於此達其生生之本則三界萬法實非他物今古可以一貫有無可以不二今莊生乃謂氣生於空則失之遠矣故曰認寂寞爲性者也

宋儒曰桑庚子一篇都是禪其他篇亦有禪語但此

篇首尾都是嗚呼此宋儒之所謂禪也豈識禪哉夫
莊生之學自謂窮玄極妙而要其旨歸不過安於虛
無自然以爲極致夫道超有無離於四句則言虛無
者非道也乃其境也彼欲習虛無以合於道而虛無
翻爲窠臼矣道無有自云何有然隨緣而然然而非
自則言自然者非道也乃其機也彼欲習自然以合
於道而自然翻爲桎梏矣此莊生之所以爲外學也
若吾釋之學則不然不以有心取不以無心合其要
在圓悟一心而已悟此一心則主宰在神機之先不
必言順其自然也運用在有無之表不必言返於虛

無也聰無不聞而非駢於聰也明無不照而非枝於
明也智無不知而非傷於鑒也聖無不通而非淫於
藝也豈局局然守其昏默一以是終云乎哉

宋儒曰佛氏將老莊文飾其教此宋儒之妄也彼老
莊以太極之先爲無以太極之後爲有以無爲是以
有爲非則有無之見未消是非之情未泯卽此便爲
輪迴之根虛妄之本而況欣之厭之取之舍之乎雖
自謂遊虛合漠體道之極而墮於虛無之獄縛於自
然之韁因成有爲果招有漏以之擬禪不猶河伯之
望海若哉宋儒乃謂佛氏將老莊文飾其教則何其

撰述

敢於誣佛也且佛說諸經俱在老莊之先豈佛先取老莊文飾之歟自漢以來諸經迭至文雖由譯義實出梵豈譯師自取老莊文飾之歟譯經院內羣英畢集有譯語者有筆授者有證義者豈容一人私取老莊文飾之歟一經梵本或更數譯有前師之略後師得據梵本而詳之前師之悞後師得據梵本而正之豈容一時妄取老莊文飾之歟但譯梵成華必用此方言句而此方談道之書老莊爲最故多取其文而意義甚殊不可不察如老莊言無爲我佛亦言無爲老莊言無已我佛亦言無已老莊言道德我佛亦言

道德詎可比而同之哉

昔惠子造指物論強辨以齊萬物莊子非之乃作齊物論其旨在全已而因物則物自參差我自齊乎矣此莊子近道之論也然惜未能竟其旨夫物之不齊者妄形也見物之不齊者妄情也以理破情則無不齊之見以性奪形則無不齊之形譬如陶家取土作種種器迷者執器之形則萬狀乃分智者達器之質則實唯一土耳今徒欲舍已而已之情未破徒欲因物而物之形未虛安得爲究竟之論哉

莊生安時處順視生死爲一條能齊生死而已未能

忘生死也未能忘生死又安能無生死哉其言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是知其不可逆而安之也其能忘生死乎若吾釋之學則不然一真恒寂生而無生也妙體常存死而無死也生乃幻生生卽不生也死亦幻死死卽不死也夫如是直謂之無生死可也豈但曰人之不能勝天也而安之哉問經言衆生界起於無明若無明未起則渾然一真無諸衆生世界乎曰經約理而究其所從謂依正二報由業而有業由無明而有無明依真如而有然無

明實無始起之時經云妄原無始是也問妄旣無始則是本來有妄乎曰真之與妄二俱無始而真體不變妄體全虛故曰本來無妄又妄依真有不可謂真依妄有如炷與光雖無前後而光必依炷有故曰本來無妄

問真如一而已何以分爲諸衆生曰有分未分者局於形者也真如超於形矣有一不一者囿於數者也真如超於數矣豈有時爲一統體之真如有時爲各具之真如哉蓋衆生各具者卽具此法界之全體法界全體者卽全此衆生之各具就其不變之體而言

之未嘗異也就其隨緣之用而言之未嘗同也體不離用同而異也用不離體異而同也無始以來本自如如是而求其何以分果可得乎

空谷隆作尚直編中間謂宋儒之學皆出於釋今諸儒之書具在果得之於釋乎若謂諸儒之所得卽釋氏之道則非獨不知儒且自不知釋矣如太極一圖彼謂得之於釋氏夫太極圖原是儒家要旨釋氏得而藏之轉授濂溪則濂溪正獲其家之故物豈爲竊我釋之學哉如伊川見僧出堂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此矣此乃伊川因見僧而自見其禮樂豈爲竊我釋

之學哉卽謂其著述之語間用內典似得之於釋不知文同而理實迥別若執此以爲儒出於釋則釋典用儒語爲尤多亦將謂釋出於儒乎至於力詆晦庵事無實據不過私揣其意而曲指其瑕語激而誣非平心之論也空谷之所養可知矣

佛氏論性多以知覺言之然所謂知覺者乃靈光獨露迥脫根塵無待而知覺者也陽明倡良知之說則知待境起境滅知亡豈實性之光乎程朱論性直以理言之謂知覺乃心中所具之理爲性發之於四端爲情陽明之良知正情也卽欲深觀之則此情將

動未動之間有靈靈不昧非善非惡者正心也豈實性之理乎大都陽明之學主之以儒而益之以禪故覺其精深敏妙驚駭世俗而不知止坐此昭昭靈靈之中此昭昭靈靈者乃晦庵已揀之砂而釋氏深呵爲生死本者也乃以之睥睨今古誇爲獨得不亦謬乎

龍溪近溪二老講陽明之學而多用禪語非有得於禪乃以儒解禪也以儒解禪禪安得不儒哉然自爲他家語無怪者至卓吾乃謂二老之學可當別傳之旨凡爲儒者案頭不宜少此書此何異喚鐘作甕

乎昔人借禪語以益道學今人反借儒語以當宗乘大道不明羣盲相惑吾不知冥冥之何時旦也

宗門語如盤中珠宛轉橫斜衝突無常未可捉摩豈容註釋近見二三大匠多引宗註教引教註宗祖師心印委於荒坵矣或問宗是佛心教是佛語何故不許相通曰宗教一理豈不相通明宗而背教卽同魔說演教而迷宗止成戲論要在聞言悟旨切休滯語生情非獨宗門語不可指註而依經解義亦名佛寃矣

佛語精微廣大不可測識卽使地上聖人分座演說

撰述

人人各殊難有一人得佛密意雖不得佛密意要皆不違於佛故疏經者不妨各出一見互相發明要在綱宗不失不違於佛而已豈必古之爲非今之爲是人之爲非我之爲是哉唐宋弘經大士分疏諸經其傳至今日者雖未必其合佛意與否而考其大旨皆所謂不違於佛者也初學之士借之以爲階爲梯亦何不可第深造神理顧其人何如耳國朝嘉隆以前治經者類皆膠守古註不敢旁視如生盲倚杖一步難捨其陋不足觀也萬曆間雪浪起而振之盡罷諸疏獨演經文遂爲講中一快然而輕狂之士強欲效

顰妄逞胸臆率爾災本其違經叛聖之害豈止於陋而已哉

少室心印豈落文彩古人聊爲接引之計始挂唇吻然皆渾朴簡直刻的示人非誇會逞能外飾觀美而已也後世卽大不然雕章琢句攢花簇錦極意變弄各競新奇豈獨淫巧之意乖衲僧之本色而理因辭晦道以言喪欲其一言半句之下觸發靈機不亦難乎

一士人謂師曰月上紙窓急取蒲團對之別是一番境界師曰月上窓時境界在甚麼處士曰無日月

落窓後境界又在甚麼處士亦曰無曰前後既無中間豈有祇如月正上窓時不起念取相境界又在甚麼處士曰斯則不見有月窓安知有境界曰是知此境界決不在人邊以無月窓則無境界也亦決不在月窓邊以無人則無境界也月窓與人既各各無合之又豈能有則此境界直如龜毛兔角但以妄念分別故虛妄有生耳非特此也身心世界以及一切榮辱利害死生禍福無不若此公能於此勘破則心境都泯常光本圓於無境界之中有真境界本無去來亦無顯晦諸佛證之強號涅槃又豈剎那光景所能

恍惚其萬一哉

問叅禪須是起疑情疑情發不起時如何曰此是近日學人通病夫疑情不起只爲生死之心不切耳誠能如處朽宅歛然火起唯有一門更無別路安得不疾馳而競出哉故一分切則一分疑十分切則十分疑未有切而不疑亦未有疑而不悟者也第疑情之發出於切心非可擬議造作而強之發也譬如父母之喪忽然聞訃仰天一號寸腸幾絕又安用擬議造作而強之哉若稍有強之之心則悲哀之情反澹矣壽昌先師嘗曰某當初全不曉得叅禪一日因閱傳

燈尚未終卷便爾陡生疑悶寢食俱忘歷八箇月忽然打破漆桶今日諸人各各擬議如何下功如何策進雖擬議得十分仔細不知其已添幾重障礙了也做工夫三字已是不得已而言之早是埋沒諸人了也況如今日之諄諄乎今日諸兄弟不是不識做工夫正病在講之太詳識之太早非預意以迎之則先念而避之皆偷心也古之爲師者但苦其鉗錘巧其逼拶使慕道之士不識不知而其情自激其神自奮果敢直前有欲罷不能之意由是忽然撞著而大事畢矣故吾嘗謂叅禪一念如李將軍箭精神踴躍射

石沒羽而已亦不知其何以至此也若稍有擬議之心弗克入矣今之叅禪者皆擬議射石者也弗入則咎其擬之弗精不大贖贖乎

問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只如今教人看話頭正是繫念正是情生如何免得業因羈鎖去曰絲毫情見不免輪迴只如今話頭尚存疑情未釋誰許渠出得生死去但這箇繫念這箇疑情又是借世間法作出世因圓覺所謂以幻修幻也到得心路絕處廓徹無依則人法雙亡心境俱捐謂還有繫念得麼還有疑情得麼還有業因羈鎖得麼是此

繫念爲無念之門此疑情爲忘情之法乃衆生脫凡入聖之大道而諸聖攝化度生之微權也諸佛教法誰不皆然而獨疑於是耶僧曰圓覺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何嘗有繫念來曰此經緊要在一知字及其知之誠無方便卽所謂心路絕處廓徹無依也然點著便知底古今能有幾人旣未能卽知則未知之前豈無方便經有明文蓋往考之問百丈只教人盡情放下便如雲開日出豈不直捷後人教看話頭百計搜尋無乃太多事乎曰果能聞恁麼道便全身放下誠爲省事然我今教汝放下還

放得下麼假饒放得下又坐在這放下裏假饒這放下者亦放得下又存這放下底知解假饒不作知解這不作知解底又放不下也總之如猿猴上樹捨一取一所以上代諸師特出異方便以進之方便頗多不止一途多因是一言半句上看不破過不得於是百計搜尋千翻逼拶疑情愈苦鞭策愈急忽然拶透舉似無從則生死涅槃僅同昨夢菩提煩惱總屬空花尚有何放不下也故今人看話頭只是作放下底方便耳

問百丈只說透得三句外便是學人放身命處後代

撰述

立起許多門庭說出許多古怪總是解心未絕故有斯事曰近日楚中大人主張此說由渠全無悟入只將六祖壇經百丈廣錄黃蘗心要等書逐一將知解領略由是胸中想著一箇空寂境界喚作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至祖師關捩無由拶破便謗諸師上堂小叅拈頌答問皆是解心未絕故有斯事殊不知直透過三句底人解心既絕千機頓發自然七縱八橫天迴地轉無滴水而作浪興波沒寸絲而羅天網地蓋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也

叅學之士工夫逼拶到將悟未悟之際解心未絕往

往巧見橫生此謂之聰明境界亦謂之樹下魔軍便當盡情剪滅庶進趨有路而大事可期若巧見悉滅向父母未生前瞪開正眼悟則不無若望衲衣下事猶隔江在直須向苦辣鉗錘下陶煉一番然後透向上之玄關洞千差之門戶而大事畢矣

悟之一字待迷得名今人將悟字都錯認了將謂有道理可知方謂之悟不知既有道理可知則知道理者是謂妄識所知道理是謂妄境矣非迷而何有善知識見如是說便謂本性空寂無許多道理一切泯絕方是本地風光不知有箇空寂便非空寂了也此

知空寂者是謂妄識有空寂者是謂妄境矣非迷而何

有一居士勸師營精舍師曰日食一升夜眠七尺過勞信施何爲士曰建置精藍先佛遺制接引來機菩薩悲願何必過爲高尚而成自利之局哉曰古人道充德立方堪垂手愚鈍如賢而急於接人有自點耳況今天下所少者非精藍也爲名之國爲利之罣潤後學之貪夷前修之化莫此爲甚吾所以疾馳而不敢一顧者非違前佛之制廢百丈之規蓋欲以不接接之也

喪已而爲人吾寧避人而守已非以守已爲賢也守已猶可以爲人喪已必巧於悞衆是肆其惡也輕用而多取吾寧寡取而儉用非以儉用爲賢也儉用猶可以養廉輕用必曲於衆是長其貪也

士人引古斷今臧否人物師曰人物臧否未易測識非可以舊案律之如放君誅君古未有也有之自湯武始若引古斷之則湯武爲不臣矣往來五就古未有也有之自伊尹始若引古斷之則伊尹爲不忠矣是知事有千古之所共是而今日必非者亦有千古之所共非而今日必是者非獨古今也即使春秋有

二孔子生之世同處之遇亦同而仕止久速必有不
同雖有不同豈可是非於其間哉大都見道之士照
用莫測縱橫順逆靡不合矩公唯能得其心斯可以
論天下士矣

佛氏說唯心與孔子一貫之旨不同一貫之旨意在
破隨事精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乃權語也若深究
之則一是箇甚麼貫又貫箇甚麼全心造事全事是
心如金鑄像像非金外如鏡現影影在鏡中是卽唯
心之義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正指

妄心言之也解者曰心豈有出入特以操舍而言矣
旣可操舍非妄而何

問先覺多言三教一理是不曰教旣分三強同之者
妄也理實唯一強異之者迷也故就其異者而言之
則非獨三教不同卽同一佛教而大小不同卽同一
大乘而權實不同蓋機旣萬殊故教非一端若就其
同者而言之則非獨三教是一卽一切魔外以及資
生業等皆順正法蓋理外無教故教必歸理如此方
儒教乃是此中衆生形生神發日趨於欲不約而防
之何所抵止故聖人因時勢察人情爲之說仁義立

紀綱化之以禮樂束之以刑罰使不亂也即使佛處震旦國說經世法又豈過於周公孔子哉然衆生既束於儒典執著名相則名相之區翻爲桎梏之地豈儒家聖人之意哉由是老莊出而說虛無自然之道使聞者開曠超越不爲物累庶幾爲入道之方便至於我佛所說則超人越天之實法而窮理盡性之實學也昔夫子所謂予欲無言而端木氏所謂聞於文章之外者又豈有異於是哉是知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嘗不一彼執異執同者皆戲論也今人見諸佛便作奇特想於自己便作下劣想不知

諸佛只是本分的凡夫凡夫只是不本分的諸佛分內珍寶掉頭不顧分外艱苦甘自承當哀哉

問達摩印可神光只是證箇無念心體後人何故又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曰爲渠見不透脫坐在無心窠臼裏旣成窠臼便非真無心也所以更須猛著精彩一脚踏翻則有心無心二俱成謗神光三拜依位而立證及此也

或問頓悟必假漸修諸師多備言之唯中峰不許漸修之說謂習氣未除只是悟心未圓須力求其徹悟可也二說未知孰是曰悟心旣圓命根頓斷雖有習

氣未除但得正見不昧習氣自然漸泯不可別有修習譬如伐樹者既斷其根則枝葉雖存不日消落不必別有消落之法若悟心未圓則命根未斷習氣橫生遇治罔效故須力求其徹悟可也又詳中峯之意亦非全不許漸修乃緣當時善知識纔得入頭便云徹證及乎習氣不除却歸於漸修之未到故中峰喫緊而作是說耳

西蜀鄧豁渠作南詢錄指機寂未發謂之無生此直一已之僻解非我佛之正義也我佛言無生者因凡夫見法界之內熾然有生由是生機起惑造業招報

輪迴不息無有出期故我佛說無生之法以破之謂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四俱不生則實無生言有生者特緣目中有青故妄見空花耳若以機寂未發爲無生則必以機動已發爲有生以機動已發爲有生則無生者卒至於有生豈得爲真無生乎

一友晨起問豁渠曰睡著一醒無有妄想時如何豁渠曰這箇就是父母未生前說不得的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正謂此也愚謂睡起無想或落無記則全體無明也可指之爲本來面

無述

永正和山房錄卷第二十

無

目乎且教中有五無心位皆無善惡二念可就指爲本來面目乎至於六祖示明上座者其旨甚別當明請法之際非無記也當明返照之際又非無記也旣非無記則離善惡二念非本來面目而何
豁渠曰睡著不作夢時便是無善無惡的境界禪家謂之大寂滅海學者學此而已諸佛證此而已愚謂睡著無夢時須是識得真主落處識得真主落處則不管睡時不睡時夢時不夢時皆大寂滅海高峰枕子落地證及此也今直指睡著無夢謂之大寂滅海則正認昏住無明爲實性矣非謬而何

作家相見機用超越或讚或呵不落常格若以尋常情識揣摩則遠之遠矣昔有婆子供養一僧住庵嘗使一二八女子送供一日使女子抱定問曰正恁麼時如何僧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曰三年秖供養得一俗僧令燒庵趂出其僧竟行無語此二人顛顛倒倒一等精靈婆有叅天之機曾有入地之略婆有趣象之手僧有陷虎之謀故先德拈云等閒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可謂洞徹腑腸矣豁渠以俗情揣摩乃向此僧求過謂其止除妄情故遭呵遣果曾夢見此僧耶

攝述

問有師云叅禪者先須看教識得大意方可用工不然恐墮於邪僻有師云叅禪不必看教看教恐增解路障自悟門二說未知孰是曰或宜看教或不宜看教此在機器不同未可執一而論如英明之士何須看教方可叅禪如愚鈍之流看教尚恐難通况叅禪乎又或有障重者必先假教力薰陶去其麤執若障輕者便可單刀直入何必思前慮後自生障礙乎但叅禪誠有墮於邪僻或坐在半途者此則貴得宗匠接引非看教者所能自採也

問宗師云叅禪須是叅無義句不可叅有義句從有

義句入者多落半途從無義句入者始可到家是否曰叅禪不管有義句無義句貴在我不在義路上著倒而已如靈光獨露迥脫根塵此百丈有義句也汝能識得這獨露的否汝纔要識得早落根塵了也如光明寂照徧河沙此張拙有義句也汝能識得徧河沙的否汝纔要識得早被雲遮了也大都六祖以前多是有義句六祖以後多是無義句方便各異實無優劣學人叅看須是深求其實深求其實則不管有義無義畢竟卜度他不得卜度他不得則疑情自發疑情既發則昏散自除昏散既除則根塵自落根塵

既落則靈光自露靈光既露則回視有義句無義句
皆如炎天破絮矣若不深求其實唯在文字中領略
則雖無義句如麻三斤乾屎橛等皆有義可通今四
家頌古註少林秘要諸書是也豈能透向上之關候
哉

問淨土之說諸師辨之詳矣然至謂叅禪不及淨土
此疑未決曰此在師家主張淨土故抑揚讚嘆勸歸
念佛耳若實論之決無優劣叅禪要悟自心念佛亦
是要悟自心入門雖異到家是同但叅禪到家者無
淨土之緣似爲稍異然心光發明已與諸佛氣分交

接何必淨土乎天上人間隨意寄托絕諸欣厭何不
淨土乎況欲親近供養諸佛亦祇在一轉念之間而
已何難淨土乎或曰兩途到家誠爲不異但叅禪未
悟者止滯人天念佛未悟者尚可往生以此校之似
叅禪不及念佛耳曰未悟往生者必念佛極其誠切
若叅禪者亦如彼之誠切則雖止滯人天取悟不遠
再出頭來慧根頓發超證菩提未可限量念佛而未
悟者雖得往生終墮疑城胎獄之中俟其情識陶盡
始得見佛豈可勝於叅禪者乎益禪淨二門應機不
同而功用無別宜淨土者則淨土勝於叅禪宜叅禪

攝述

者則叅禪勝於淨土反此非唯不及必無成矣學者宜善擇之

問永明四料揀謂淨土可以無禪禪必不可無淨土似叅禪不及淨土矣曰永明四料揀亦是抑揚讚嘆勸歸念佛耳若實論之有禪而習氣尚重者固有陰境可虞然其功在平日常加提醒使佛知見不昧而已非以靠著淨土也念佛而得見彌陀誠不愁開悟然未見之前豈無陰境可虞哉蓋正見未開則陰境不破陰境不破則業障難脫雖彌陀悲願攝受其如盲者之不見日何哉故未悟往生者特百中之一二

耳

問叅禪兼修淨土可乎曰叅禪之功只貴併心一路若念分兩頭百無成就如叅禪人有一念待悟心便爲大障有一念恐不悟心便爲大障有一念要卽悟心亦爲大障況欣慕淨土諸樂事乎況慮不悟時不生淨土已悟後不生淨土乎盡屬偷心急加剿絕可也但於正叅之外一切禮佛念佛等隨緣兼帶任運不廢如尋常穿衣喫飯焉則淨土乃不兼而兼矣若大事發明之後志欲親覲諸佛或接引羣機發願往生無有不可蓋無生而生也

諸法雖多窮於有待凡有待者卽知是妄如空不自空待色而空色不自色待空而色待空而色色果色乎待色而空空果空乎卽此推之則知若今古若大小若美惡若真妄無不皆然俱無自體又共待一念而後能成立者也如一念不生則諸法共無所待共無所待則各亦無所待各無所待則諸法雖森然布列皆無待之光實相之印也故曰一人成佛牆壁瓦礫亦皆成佛

諸法窮於有待固知是妄若天機深者因其有待卽知無我如我本無我待人有我人本無我待我有我

又如一本無我待二成一二本無我待一成二因其無我所以有待因其有待益見無我卽此推之則若身若心若人若物以及天地之覆載虛空之寥廓總之一無我之通光也旣總之一無我則我不必廓之以容物而已無非物物不必會之以歸已而物無非已明此者謂之聖學昧此者謂之外道證此者謂之聖人失此者謂之凡夫三教聖人設教不同而所以必同者此無我也孔子證之故曰絕四絕四者一無我也孔子之後唯顏氏能克己克己爲近之故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至孟氏則主之以我主之以

撰述

我而無我之血脉斷矣。雖道性善稱仁義，豈得爲孔子之徒哉？蓋仁義雖善，皆以無我成其德。使其我有我，則必強物以徇我物，有我則必喪己以徇物。而所謂仁義者，非偽則偏也。縱曰不偽不偏，而勉強於外者，心非所安，謂之能仁義可乎？世儒不知我與物皆無我而執之爲實堅，不可破。乃曰：我學孔，我學孔益悖矣。

問諸子論性如何，折衷曰：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宋儒非之，謂其以氣質論性，是也。唯孟軻言性善，東林謂其指本然之善，不與惡對。

朱晦菴亦曰：此語却是。由是五百年來，儒者宗之，無敢違越。唯聞有治釋氏之學者，不以爲然。我茲不敢以釋辨儒，姑就儒語辨之。如孟軻之辨性善也，以水性之必下喻人性之必善，則所謂善非本然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也。旣與惡對，則與荀楊諸論有何別乎？蓋四子之論性，皆指其用而已。譬之水焉，善則水之下行也，惡則水之上行也。善惡混，則兼上下也。三品則上下而兼，不上不下也。用有四種之殊，故論者亦有四種之殊。倘能識水之體，則不離四種亦不卽四種。而四種之論不攻而自破矣。或曰：釋氏云隨緣不

撰述

元明和唐鑑卷第三

變名性是合體用名之也曰不變表性體之德非直指性體也如摩尼之珠具有隨緣不變之性詎可指隨緣不變爲珠體哉或曰昔荷澤發明性體以知爲宗圭峯稱其獨得珠體是否曰以知論性猶以光明論珠是亦表珠體之德也況體具寂照二德知則專言其照表德亦自不備必爲之解曰空寂之知則備矣或曰傳大士作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杜順和尚作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二大士從用指體不識能盡顯否曰二大士盡力敷宣祇從旁

敲終非正指或曰師具甚麼眼三教聖賢盡皆檢點請師直指出看曰此體非獨元賢不能指出卽釋迦老子也祇得掩室摩竭維摩老子也祇得杜口毘耶蓋無言可說無理可伸所以一切諸佛諸祖雖旁敲曲顯費盡舌頭其於本體實未嘗動著半毫也

一念不生則全體湛然而不失一念暫生則間關萬里而難尋一念不生則四聖之位無所立一念暫生則六凡之影不可逃一念不生則我大而虛空爲小一念暫生則我小而微塵亦大一念不生則根塵皆徧於法界一念暫生則根塵各局於本位一念不生

撰述

則耳目互用依正交融一念暫生則耳目分司依正
永判一念不生則數不能拘報不能及一念暫生則
吉凶異域苦樂殊途一念不生則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一念暫生則疾而不速行而不至一念不生則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一念暫生則動而不敬言而不信
一念不生則空色雙泯見化爲性一念暫生則空色
敵立性化爲見一念不生則世界可移虛空可殞一
念暫生則微塵亦礙一膜生障是此一念者乃生死
之根核亦涅槃之康莊人能鑄有念而成無念則成
佛尚有餘事乎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終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三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續竊言

嗣法弟子道霈重編

序曰昔余居荷山因諸儒有所問辯乃會通儒釋而
作竊言梓行已二十載近因自浙返閩再居鼓山目
擊世變時吐其所欲言乃作續竊言夫賢本緇衣未
流祇宜屏息深山甘同寒蟬何故磬磬向人若孟軻
之好辯賈誼之痛哭哉豈多生習氣未能頓降抑亦
有不得已而一鳴者乎今此書具在苦心片片惟在
大方之高鑑歲在壬辰夏佛誕日題于聖箭堂

撰述

貢高我慢者總猶我執情深故橫起斯病爲大道之重障今日學者專尚此習謂之硬淨謂之孤峻及至遇著一點利害則柔如繞指全無主宰此孔子所謂色厲內荏乃穿窬之小人也不知古人全不如此昔遠錄公謂演首座曰但得妙悟自然心靜氣和容敬色莊五祖演曰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大慧戒首座書尤諄諄以謙虛遜讓爲勸諸人旣稱禪衲下視流俗豈可不思竝古人哉

禪衲威儀非是外修邊幅蓋爲內檢其心必先外束其身未有身旣放逸而心能靜一者也所以佛制比

丘威儀必肅百丈禮法諸宗共守宋伊川先生見僧出堂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此矣由此觀之當日之威儀爲何如也今有等妄人任情縱恣決裂禮法反笑守律儀者爲局曲果何心哉昔大覺璉動靜尊嚴圓通訥一見直以大器期之黃龍南進止有度居常正襟危坐二老豈局曲之士哉是知輕浮躁動必非大器雖得悟入終虧全德惟願學人毋以小器自安可也

有等禪人言在飛龍之前行在跋鼈之後却謂我宗門下祇重見地不重操履不知青原下謂之功勳如

臣事君如子事父豈敢違背南嶽下謂之牧牛蓋得牛之後猶須善牧況未得牛者耶且衲衣下善不許著惡豈可縱佛祖尚不可爲勢利豈可偏逐此乃無忌憚之小人託聖言以自文入地獄如箭射者也有志之士切宜自省

古人公案俱從不思議中流出纔涉思惟便隔千山今人率用意卜度師友講習如少林筆記及焚絕四家頌古註等書一言半句竝是邪涎遭其惑亂則永塞悟門況又作頌作拈如廁屋而塗丹牖只增其臭耳今真有志叅禪者必須坐斷此等惡知惡習單單

向無縫罅處鑽研憤然如遇著箇死對頭直須滅此而後朝食若能如是用心則寶所在近決不相賺棒喝之行五宗皆有而德山臨濟爲盛此如千鈞之弩豈可妄發怎奈無知之輩相習成風譬如庶人而妄逞干戈非逆卽狂所以興化戒之曰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人莫盲喝亂喝直饒你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息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箇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在胡喝亂喝作麼後圓悟老人一生不行棒喝豈不是臨濟宗師乎其子大慧住徑山日下喝者罰

撰述

元利和廣金鑑卷之三

三

錢罰齋蓋深知其弊故痛懲而力挽之也

門風之別所宗有五其實皆一道也故真知臨濟者決不非曹洞真知曹洞者決不非臨濟如汾陽昭雖善三玄且遣瑯琊覺浮山遠學洞上之旨於大陽雲門雖承雪峯記荊而後乃歷叅洞下諸師如曹山疎山乾峯九峯皆有機緣是知大道惟公法無偏黨後世妄生人我割截虛空嗣臨濟者謗曹洞嗣曹洞者謗臨濟破滅法門自喪慧命豈不深可痛哉今願諸人廓無外之觀體無私之照而斯道幸甚矣

孔門心法自孟軻之後鮮得其傳至漢諸儒多以訓

詁爲業惟得一董仲舒庶幾近之董氏所對天人三策皆醇正無疵其所對越有三仁之問尤爲精粹程伊川朱考亭皆推其度越諸子信矣但其所治春秋于所書災祥必求其所感之事則拘泥穿鑿雜於識緯之學者也是豈得爲醇儒哉

楊雄玄湛之思粹麗之辭世所希覲嘗作法言以擬論語作太玄以擬易隱然以聖賢自居使其生不值新莽之世或莽未篡而身先死必爲一代名儒之冠自一失身于仕莽安保玄之不自乎身名俱喪天下笑之人品之難定也如是

支那

元利和廣金鑑卷之三

四

孔明之才智實合漢家三傑爲一人而其忠誠則過之其出師表後結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臣所以報先帝之恩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數語丹心赤膽炤耀今古在三傑非特不肯爲亦且不能道吾故謂其忠誠過之也

自魏晉以至唐儒學寥寥唯得一王通似之其所著中說識見議論亦多醇粹大非韓愈所可及但中間事實多似論語恐是粉飾所成者至其所作五經則塵飯塗羹之戲耳仲尼固如是乎甚矣好名之蔽也

歐陽修作五代史謂五代無人物余謂非無人物乃厄於時也如周世宗一人出在漢唐盛時諸君豈能及之至若隱於山林如五宗諸哲則耀古騰今後世鮮能及者余故曰非無人物乃厄於時也

韓退之氣甚豪爽每自比孟軻欲力行其道而躁於求進三上宰相書則不見諸侯之義未聞及其晚年見用於朝全無建白惟日以詩酒爲事與流俗何異謂之力行其道可乎

退之於孟軻之後獨取荀卿楊雄謂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孟軻則醇乎醇者也愚觀荀氏書語多矯異如

子思孟軻明先聖之道闢邪說以正人心是立天下之大閑也彼則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不亦異乎如孟軻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是百世共趨之的也彼則曰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不亦異乎至於楊氏雖不若荀氏之矯異而以性爲善惡混則是認習爲性已乖孟氏之旨且失身爲莽大夫其法言末章盛稱莽之功德可比伊周復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則大節旣虧所學謂何是二人者視孟軻之道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詎可稱其大醇小疵而列於孟氏之後塵哉甚矣韓愈之謬也

予考柳子厚終於柳州時僅得四十七歲則作八司馬時年齒甚少使其洋洋得志不受拂鬱不知後來竟作何狀却得一番貶謫乃能安於寂寥肆力學問故其文到柳州後始造其妙其居柳日久百姓愛之卒乃血食其鄉不賢而能之乎朱晦翁曰子厚却得柳州力是也

病能死人亦能益人如唐白樂天則受病之益者也樂天最稱風流艷冶晚年因得病乃能歛就平實日修西方之業以自終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若東坡晚年錯謬則弗逮樂天遠矣

東坡以禪自負人亦以禪歸東坡渠雖有悟入而死於東林印下不能徹證依舊只墮在聰明境界中何能敵得生死至其晚年乃好長生之術用冬至日閉關養氣卒以此得病而終禪也其若是乎禪也其若是乎

朱晦翁謂釋氏初來但卑卑論緣業後人張大其說遂極其玄妙余謂摩騰初至此土所譯出者四十二章經也此經本屬小乘理自淺近然其淺者固不下於儒其稍深者亦非儒之所能知朱謂但卑卑論緣業何其言之妄也

元氏諸儒推從祀者許衡吳澄也二公出處之際不達春秋之大旨乃欲托足於仲尼之門不亦難乎劉因金履祥許謙皆隱居不仕授徒著書其學術祖述考亭爲元氏諸儒之冠然推從祀者反弗及之則以其名位未大著也余在俗時喜講學而怠於科舉之業一友人戲之曰老兄喜講學也要戴箇紗帽不戴紗帽則其學弗著此雖一時戲語然亦切中世俗之弊也因併記之

仰山問僧甚處人僧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麼僧云常思山云能思底是心所思底是境彼中有樓

撰述

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麼僧云
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山云汝見猶在心信位卽是
人位未是愚謂仰山如此開示非特爲這僧發藥一
切人見道不真皆落在此蓋見有見無皆是以心對
境如隔江望山謂之信位則可謂之人位則不可以
人位須忘能所心不見心如鏡不自照也

棲賢辨嘗携一筇穿雙履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
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
滅裂辨笑曰人生以適志爲樂吾何咎焉援筆書偈
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儻似虎柱

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
在我山中愚謂一筇雙履乃衲僧本色正可謂後學
模範混融謂其主禮滅裂不亦謬乎辨公援筆書偈
語語矜誇全是我慢之習曹溪水當不如是也

洪覺範書有六種達觀老人深喜而刻行之余所喜
者文字禪而已此老文字的是名家僧中希有若論
佛法則醇疵相半世人愛其文字併重其佛法非余
所敢知也

當其時覺範才名大著任意貶叱諸方諸方多憚之
唯靈源深知其未悟嘗有書誡之曰聞在南中時究

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叅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予善覺範慧識英利足以鑑此倘損之又損他時相見定別有妙處耳靈源此書大爲覺範藥石然其痼疾弗瘳亦且奈之何哉

大慧云千疑萬疑祇是一疑一疑破則千疑萬疑無不破或者未之信愚謂千疑萬疑雖有不同總之祇在幻影上計校也若親見其實則幻影全消幻影既消更有何疑而不破乎

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一有情慮知解是謂衆生愚謂衆生有情慮諸佛亦有情慮但諸佛之情慮出於無私而衆生之情慮蔽於有私也衆生有知解諸佛亦有知解但諸佛之知解妙於常覺而衆生之知解滯於不覺也

世所傳四家頌古當以雪竇爲最天童次之雪竇如單刀直入立斬渠魁天童則必排大陣費力甚矣蓋天童學甚贍博辭必典雅然反爲所累故多不得自在也

投于芙蓉之後能振洞上一宗者天童覺直歇了也
二師見處親切而高行碩德俱能不愧古人但其說
法則有不同天童仰遵古轍步伍不失尺寸而出奇
神變未見所長真歇語言超逸意趣自在發揮醒露
不費氣力雖不局局於法而實不背於法也
臨濟語尚直捷曹洞語尚宛轉此其大槩也然諸大
老亦有不盡然者如風穴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噎
無聊問白鷗又云木鷄啼子夜芻犬吠天明皆酷似
曹洞如船子兩度打夾山藥山便云看箭皆酷似臨
濟此乃大慧所謂禪備衆格不可以一途局也

慈明訪神鼎祗道得箇屋倒也一句神鼎嘆曰汾陽
乃有此兒遂力薦之慈明之名由是大震若論機鋒
峻捷慈明固是作家然開後學輕薄之風其弊有不
勝言者神鼎爲晚輩所觸忤不怒而力薦之神鼎豈
易及哉是知慈明則捷鷹俊鷄神鼎則天高地厚也
白雲端初住九江承天圓通訥讓圓通居之而自退
居西堂久之羣小圍構其間訥不能忍頗訴於客羣
小遂謂訥不堪寂寞有復住圓通之意端乃辭而去
之去之誠是也然其退院上堂之語乃似歸過於訥
則爲小人之所蔽而不能自察耳

王山體久依大明寶爲侍者一日抽擲去衆疑之問曰體侍者何往寶曰諸方來諸方去問他作麼又問渠叅學何如寶曰我若道有栽他頭角我若道無滅他威光衆始知其陰有付囑體去又深隱太原王山十餘年始創禪院開堂演法若師若資其深潛謹密如是俱可爲後世法今觀近日之事而霄壤懸隔矣悲哉

壽昌先師得旨後隱我峰將三十載始出住寶坊躬耕隴畝不事干謁移壽昌日里有張侍郎爲起一緣簿先師笑而受之卒不發化主後十年巨剎奩然

復新財帛皆不求自至者嗚乎先師往矣孤風峻節誰有能繼之者乎

先師粗衣糲食躬秉耒耜年至七十未嘗暫輟時歲大饑磨麥爲羹率衆開田其田今呼爲麥羹壇蓋百丈之後一人而已今吾輩直草不踏橫草不拈安坐享用每思及此便覺藏身無地况敢恣意放逸陷鐵圍百刑之痛哉

先師一日謂余曰馬祖百丈教人牧牛此事大不容易蓋根蒂旣久未能卒斷豈可孟浪哉老僧在峩峩時自謂天下事無能動其心者後在壽昌因修造買

本業成券矣約其人來取價及期無以應之正逼迫間忽見門外有輪數乘到及見得一百餘金老僧不覺喜見於面因自愧曰三十年修行被阿堵物轉將去以此審知全未全未古人常喚主人公非欺我也因果報應之說非釋氏所獨唱也此方聖人如大易洪範等書亦詳言之但報應有不盡然者則舉而歸之命歸之天天果有所私乎命果可倖值乎蓋不達有三世之因果故也

世上有一種議論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全不由人力趨避者若然則爲善者分當爲善爲惡者分當爲

惡聖賢無教化之功下民無趨避之術由是小人安於放縱君子亦怠於進修其遺害可勝道哉夫世間禍福莫大於生死亦有命不當死而死者佛謂之橫死凡有九種故菩薩戒中有冒難遊行戒恐其冒難而橫死也孟軻亦曰知命君子不立於巖牆之下又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卽此推之可盡委於命哉大抵天命人力功實相叅故君子必修身以俟之

僧家寄跡寰中棲身物表於一切塵氛尚當謝絕況可貪祿位乎一切文事尚不可與況可操武事乎自元時劉秉忠首開此禁繼而姚廣孝效之貪謬妄之

勳名破慈悲之大化佛門中萬世之罪人也
或曰菩薩大戒殺有時而許開二師蓋大權之士未
可以比丘之法局之也余曰所謂殺有時而許開者
乃在家菩薩之事如衛君父如禦寇盜旣身任其職
豈可不殺況殺一人而能救百千人者則可殺殺一
人而能成百千好事者則可殺今二人者旣身爲釋
子非在家之比又其所爲者破滅綱常禍流四海有
何利益而可謂之大權乎是非獨爲佛門之罪人亦
名教之罪人也

唐以前僧見君皆不稱臣至唐則稱臣矣然安秀諸

師宮中供養皆待以師禮諸師稱天子則曰檀越自
稱則曰貧道至宋絕無此事然猶有上殿賜坐入宮
陞座等事至近代併此亦無之僧得見天子者絕少
惟洪武間尚有數人然止於奉和聖製及差使外國
且有強畜髮而官之者且有和詩用一殊字而被殺
者待僧之禮果安在乎蓋以僧德歷代而遞衰故待
僧之禮亦歷代而遞降此勢之不得不然也自此以
往愈趨愈下法門消滅跬步可待豈勝痛哉

禪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後世分之爲三乃其智力弗
能兼也以此建立釋迦法門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合

之則俱成離之則並傷無奈後學以我執之情起生滅之見互相詆訾正如兄弟自相戕賊而曰吾能光大祖父門庭不亦愚乎

三宗之中難莫難於禪教次之律又次之以禪則超情離見妙契在語言文字之表非若教之可以揣摩而得講習而通故獨難也至於律則事相淺近皆有成法稍有智者皆可學習非若教理之圓妙精微非大智莫能窮也然數百年來禪教猶有一綫之脉而律學則寥寥絕響何哉蓋以聰明才辨之士多以律學爲淺近而忽之不屑自局於此又以人之常情喜

自便而畏檢束則又不肯安意於此故律學之最易却成最難也悲夫

律學自靈芝照之後鮮見其人至於後代稱律師者名尚不識況其義乎義尚弗達況躬踐之乎至於潭柘昭慶二戒壇其流弊有不忍言者若不奉明旨禁之後來不知成何景象也萬曆末年諸方得自說戒正與佛意合然鹵莽甚矣今日欲起律宗之廢者非再來人必不能也悲夫

少林懸記云後來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達理者少余謂明道而未能行則其明亦非真明譬如

撰述

一人安坐一室披閱輿圖而曰天下已在吾目中其實跬步未曾動也說理而未能達則其說亦非實說譬如有人精於畫龍點畫俱工一旦真龍現則驚怖而莫能辨也至於今日之事尤有異焉見閩越圖而直曰天下在是但學畫馬而曰吾能知龍是則少林懸記之所弗及法門之憂不益深乎

人天眼目一書集在宋淳熙間已有訛謬至近日續收益廣而訛謬尤多蓋是水滄鶴之徒托名杜撰或是知識不善此宗而勉強穿鑿其迷誤後學豈淺鮮哉大抵禪人須先具正法眼而門庭施設實在所緩

今日有志參禪者輒首重此書如已無眼而欲借他爲眼必反爲所蔽有終身而莫知其非者矣

宋代弘法魔事必多貪進者必取辱過侈者必招非知此卽爲攝伏魔軍之第一策如萬曆間達觀慈山二老皆名震一時以不達此意卒至罹禍豈可曰無妄之災而盡委之命乎唯雲棲老人謹密儉約一步弗苟故雖享大名而善始善終絕無魔事真末法之良規也

旌旗蔽空尸骸徧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憂也白刃環躬餽粥弗繼此吾之窮也非吾之憂也所憂者魔

鬼入室禍起蕭牆將來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昔
魔向佛誓曰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著你衣
喫你飯稱你弟子以壞你法佛曰汝壞但自壞吾法
不壞也今日自壞之狀靡所不有雖曰法不可壞而
法門破矣化儀滅矣雖佛亦且奈之何哉

此界名曰堪忍必無安樂之處一出人前則異同順
逆之境雜然橫陳雖先佛出現亦所不免況其他乎
要在攝歸平等本際之空則所謂異同順逆者無非
煉心之地煉行之時日用中俱有深益此非世俗所
能知也若但任情馳逐自生顛倒則非特外境不能

平兼自身亦無措足之地矣

古人應世之法必靜以守之漸以需之量力以行之
使我之力量常有餘則不困不窮事乃克濟若好大
喜功急於有爲則力小而任重鮮不仆矣勢必廣求
苦索以應之至於廣求苦索又何暇顧其他哉勢必
遣任雜遝因果弗論委曲攀緣廉耻盡喪毋論其求
之弗得卽求之而得已不勝其顏之厚矣豈佛祖之
道則然哉

人當年少時歷世未深志銳力強多有發憤向上者
迨其歷世日久塵念日深初志漸覺頹靡後被外境

所轉喪其所守者多矣有一僧早歲脫白留心叅究超然弗與俗伍山居寂寞二十餘年人多稱之及其晚年偶得幾箇俗漢歸依便欲出世乃建寺立僧開堂付法一切勉強爲之卒之身名俱喪爲天下笑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歟

佛入滅後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此但言其大槩也若細論之正法中亦有末法末法中亦有正法顧其人何如耳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知上根利智決非三時之所可局況佛法無時不圓明超絕豈可得有汗隆哉有志之士應當

取法乎上毋自墮於卑下則幸矣

殺人而食江北嘗聞之江南所未聞也今已見於閩中矣易子而食古語嘗聞之未聞母食其子也今亦見於閩中矣嗚呼天親之愛莫如父子而母之愛子尤甚於父雖虎狼猶然至於今日則人反不如虎狼矣豈非曠古以來一大變哉

語云人之所愛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自今日觀之則知名利之愛尤有重於生死者苟機有可乘九牛莫挽雖生死亦不暇顧耳余自甲申之變每見知友必勸其歛戢身心度茲厄會不可因風妄動自取

禍患後竟無一人信者多至家破身亡而不可救其倖而免者亦寡矣名利之牽人也如此

余行年七十有一閱世久矣古來未有之事而今有生乎未信之事而今信之深知貪嗔癡三毒其變無涯其禍亦無涯雖至於伏尸萬里流血成川其心猶未已也其始則一念之差而已吾人可不思防微杜漸痛懲而力反之哉不然熒熒弗熄卒燎原野涓涓莫遏終變桑田雖欲救之噬臍無及矣

殺盜淫三業正輪迴之根本此業不斷雖有禪定智慧總成魔外而已或者多謂業性本空何斷何續不

知業性固本空而人執之爲實則起業招果安得言空昔梁有雲光法師善講經論而不奉戒律誌公呵之彼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爲牛拽車泥中力不能前鞭笞復急誌公過而見之召曰雲光牛舉首誌公曰汝今日何不道不拽而拽牛墮淚號咷而逝以此觀之虛頭狂解何敵輪迴雖欲欺人還成自欺也哀哉

近世禪者多是大言不慙不守毘尼每自居於曠達不持名節每藉口於圓融追一旦逐勢利則如餓鬼覓唾爭人我則如惡犬護家園融曠達之謂何哉

達摩一宗超情離見故曰教外別傳非可以口耳商量文句擬議也故先輩苦口丁寧勸勉真參非爲妄語近日禪人却以先輩之言爲不然惟相與學頌古學機鋒過日學得文字稍通口頭稍滑者則以拂子付之師資互相欺誑而達摩之旨又安在哉不特此也曾見付拂之輩有顛狂而死者有罷道還俗者有嘯聚山林劫掠爲事者他如縱恣險惡爲世俗所不齒者在在有之滅如來種族必此輩也嗚呼危哉博山來禪師謂余集生曰宗門中事貴在心髓相符不在門庭相紹若實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揆

絕而非絕若不得其人則乳添水而味薄烏三寫而成馬存豈真存故我意寧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真自無傷于大法授非器者嗣雖存而道僞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當知所擇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謂真實爲大法者也今其嗣雖少而世猶仰之如麟如鳳視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

有處諸紳聚飲間一張姓者曰近日僧家捏怪動輒開堂說法簫鼓流俗欲與諸公各作一闢禪論以滅之有陳姓者曰公欲闢之請聞其旨張曰無父無君

蠹國害民此四罪彼焉能逃陳曰公別有高見則可若此四罪決不可闢今神州陸沉生民塗炭所謂無父無君蠹國害民者皆儒者自爲之與僧何與張乃語塞客有自席中來者持其語告予予曰今之禪誠可闢惜此公不善其旨耳予正欲作一闢禪論但恐犯諸人之怒而不敢作也嗚呼禪耶儒耶予將安歸泉千戶王某一夕夢有人告曰我張籍也今身爲鹿不幸見獲于人人以苞苴宦門今轉寄侯之女弟尼侯其救脫毋我殺王少寤思之不省張籍爲何人旣而復寐又夢籍哀懇甚至乃心異之蚤作以告女弟

尼尼曰有之乃以兄之言告于宦乞全其命宦不可竟殺之嗚呼張司業其至是耶司業當時以才學自負雖與昌黎交而不肯師昌黎今乃陷身于鹿何耶爲鹿而求免于殺亦不可得又何耶蓋殺業所牽流入異類酬還宿負無術可免吾不知張司業之苦何時艾也悲哉

撰述

福州鼓山白雲峯湧泉禪寺永覺賢公大和尚行業
曲記

師諱元賢字永覺建陽人宋大儒西山蔡先生十四
世孫也父雲津母張氏生母范氏以萬曆戊寅七月
十九日生師初名懋德字闇修爲邑名諸生嗜周程
張朱之學年二十五讀書山寺聞誦法華偈曰我爾
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喜謂周孔外乃別有此一大
事遂叩同邑趙豫齋受楞嚴法華圓覺三經明年值
壽昌無明和尚開法董巖師往謁之反覆徵詰昌曰
此事不可以意解須力參乃契因勉看乾屎橛久之

無所入一日留僧夜坐舉南泉斬貓話乃有省作頌
曰兩堂紛鬧太無端寶劍揮時膽盡寒幸有晚來趙
州老毘盧頂上獨盤桓舉呈壽昌昌曰參學之士切
不得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雖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
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是
參學眼也爲別頌云大方家之手段遇物一刀兩斷
趙州救得此貓未免熱瞞一上若是有路英靈畢竟
要他命換師得頌益省逮二親繼歿師年四十竟裂
青衿棄妻孥投壽昌落髮爲安今名師凡有所請益
昌但曰我不如你一日值昌耕歸師逆問曰如何是

清淨光明身昌挺身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遂行
師當下豁然如釋重負隨入方丈拜起將通所得昌
遽棒之三曰向後不得草草仍示偈曰一回透入一
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
自翻身師不及吐一辭而退然猶疑云因甚更要棒
下翻身明年戊午壽昌遷化博山無異和尚以奔喪
來及歸師與偕往博山山曰和尚像前禮未師曰禮
竟山曰還見得和尚不師曰見山曰見底作麼生師
曰與和尚當年見底一般山曰且放過一著無何進
具戒以生母病篤歸省母既卒復往博山圓菩薩戒

留居香爐峯山時相與商榷玄奧師每當仁不讓山
歎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越三年
歸闔住沙縣雙髻峯明年以葬親回建陽舟過劍津
聞同行僧唱經云一時磬欬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
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廓然大悟乃徹見壽昌用處因
作偈云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只自知穩臥片
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時癸亥秋九月師年四
十有六矣居甌寧金仙庵閱大藏三年徙建安荷山
明年之構李請藏經歸作建州弘釋錄先是師住博
山時無異和尚嘗屬師志建州諸釋師曰吾大事未

竟不暇及此也迨師隱荷山異自石鼓歸道建州師晤異於光孝寺異一見而識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師咲而不答異乃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卽不廢祇是不許人知異曰恁麼則偷掃去也師曰和尚又作麼生異曰掃卽不廢祇是不會動著師曰和尚却似不會掃遂相笑而別及是書成異序而傳之又會通儒釋而作竊言辛未往建陽修蔡氏諸儒遺書壬申謁閩谷大師于寶善庵一見投合以爲相遇之晚適宜興曹安祖兵憲請大師作諸祖道影贊因屬師命筆師成百餘贊大師驚訝不已且曰我不入建

公將睹盡世人去也卽以大戒授師明年先大夫赴闕之蕃以計偕從道繇汾常謁聞大師始得瞻師道範遂與曹雁澤宗伯暨諸善信延主鼓山甲戌入院請開堂弗許惟爲四衆說戒有請法者以庵主禮示衆而已是秋建天王殿及鐘鼓二樓乙亥往壽昌掃塔歸過建州爲淨慈庵著淨慈要語是冬張二水相國呂天池侍郎仰師道化率衆請入泉州開元寺師知機緣已稔始開堂結制四衆雲集懷中辦香特爲無明老人拈出明年相國二雲曾公時分憲泉南訪師爲建殿開元以楞嚴義奧請師疏之秋歸鼓山建

藏經堂于法堂之東丁丑聞大師計至師躬弔真寂
浙西諸先生以大師治命合請住持刻大師遺語奉
遺體而塔之且銘焉戊寅從侍御愚谷曹公請復作
諸祖道影傳庚辰建翠雲庵于餘杭西舍辛巳遷婺
州會明寺秋歸閩居劍之寶善明年起泉州開元結
制修開元志遂歸鼓山殿宇山門及諸堂寮次第鼎
新莊嚴畢備又作佛心才寒岩升二師塔于香爐峰
下復作塔藏博山和尚衣鉢銘之癸未應建州興福
請期畢至寶善建舍利塔冬歸鼓山刻禪餘內外集
乙酉著金剛畧疏修鼓山志丙戌鄭如水司空暨諸

縉紳先生復請至建州淨慈庵爲國祝釐已乃移寶
善說戒著四分戒本約義律學發軔丁亥歸鼓山著
洞上古轍及續竊言己丑著補燈錄以補五燈會元
之闕庚寅收無主遺骸千餘瘞之辛卯作繼燈錄先
是宗門錄傳燈者止于宋自宋末至明四百餘年一
燈相承未有修者師廣蒐博採至是乃有成書壬辰
夏刻晚錄秋造報親塔于舍利窟東隅復修山堂檜
堂二禪師塔遣徒取金陵大藏經甲午著心經指掌
收遺骸二千八百餘乙未春興化福清長樂罹兵變
饑民男婦流至會城南郊踴蹙之狀人不忍見師乃

歛衆遣徒設粥以賑死者具棺塋之凡二千餘人至五十日而止丁酉師年八十矣于上元日舉衣拂付上首弟子爲霖霈公卽命首衆分座衆大悅服秋七月十九日屬師初度四方咸集請師開法師自辛卯禁止上堂雖力請弗許至是忻然登座然每示謝世意九月朔果示疾不食者二十餘日起居如常乃說偈曰老漢生來性太偏不肯隨流入世塵頑性至今猶未化剛將傲骨抹儒禪儒重功名真已喪禪崇機辨行難全如今垂死更何用祇將此念報龍天曰老僧世出世事盡在此偈汝等毋忽也遂閉目吉祥而

臥若入定然復數日首座問曰未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筆書曰未後句親分付三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日中夜謂首座曰不有病了令侍者扶起坐定脫去實十月七日子時也三日始掩龕顏色如生衆咸歎異師器宇峻特具大人相出世凡歷主四刹所至深居丈室澹然無營若不事事而施者爭先百務皆舉四方學者來不拒去不留座下每多英衲皆勉以眞叅實悟深誠知解雜毒其登堂說法機辯縱橫若天廓雲布其操觚染翰珠璣滾滾卽片言隻字無不精絕曹洞綱宗從上遭濁智謬亂者皆楷以心印復

還舊轍生平慎重大法開堂將三十載未嘗輕許學者至年八十始舉需公一人授之諸方皆服其嚴且立身如山岳操行若冰霜衛道拯世卽白刃當前亦不少挫嗚呼師豈常人哉世稱師爲古佛再來福慧圓明悲智具足誠不誣耳且所至每著異跡天啓丁卯居建安荷山一日山門外經行虎突至行者驚仆地師以拄杖指之虎翻身咆哮而去甲戌師住鼓山四月十一日甘露降山門松樹上師作偈曰聖瑞端宜降大都窮山何得獨沾濡曉來扶杖三門外笑看松頭綴玉珠是年九月十九甘露復降師再偈曰玉

露霏霏又一番蒲林花木盡同繁丁寧莫道甜如蜜恐惹遊人入石門師之往溫陵也呂先生率開元僧衆至洛陽橋相迎時潮水已退及師到潮水復湧衆皆愕然有僧問潮汐之期千載不爽今日因何再至師曰問取主潮神僧曰莫是爲和尚否師曰莫塗汙老僧好泉州有神曰吳真人卽晉旌陽弟子吳猛南安產也泉人多祀之丙子四月師說戒于開元寺神先一日見夢于祝曰可爲我備千錢我欲往開元受戒明日神乘板輿至寺以轎竿書地求法名并五戒師爲起名道正授三皈五戒而去神善醫病者多

往請之自受戒後不受請有入廟祀者悉不用葷酒
壬午春師再至泉真人復來乞菩薩戒其鄰村有神
張相公者亦同來求戒師爲起法名道誠俱受菩薩
戒云安平尤氏母名道喬受師五戒一夕病終冥官
問汝生有何德業喬曰曾到開元受永大師五戒官
曰汝五戒無大毀當生善處可爲我到永大師處請
一偈來喬遂甦遣其子來請偈師與偈曰分明有箇
西方路祇在當人一念中看破身心同馬角劍樹刀
山當下空喬得偈復瞑目而逝戊寅師在杭真寂院
時歸安諸生茅蔚起家素不奉佛一夕夢鬼使來追

蔚起苦辭不往使曰我暫去看可轉移否至十餘日
鬼使復來曰事決不可轉移但寬汝七日收拾可也
明日蔚起徑到真寂求救于師師曰余何能救汝但
汝能蔬食乎曰能汝能發無上心受菩薩戒乎曰能
遂與授戒而歸居一月無事父母復強以酒肉一日
因大醉爲鬼攝入冥司司讓之曰汝能發心受永大
師戒故我不取汝今日因何自遭墮落蔚起訴謂我
非敢破戒我母只得我一人恐蔬食體弱強令開之
今後誓不復犯冥司許之乃醒自刻其事以傳辛巳
夏師在金華曾明寺時歲大饑居民絕食者衆蘭溪

趙姓者家貧以燒石灰爲業賣灰一室以其半來設齋師嘆其不易後秋病瘧一日死去自午至戌復甦自言初去時茫茫不知何往後歷高山數重忽遇永覺和尚問汝何以至此對曰不知曰汝欲歸否對曰欲歸甚急但不識路曰汝但隨我來走數里和尚指曰此金華府也又數里復指曰此蘭溪縣也又數里復指曰汝家也以手推之遂醒時人甚傳其事師曰我豈能入冥救人皆由渠一念善根故現斯事癸未夏師居劍津寶善值大旱凡三月不雨草木如焚人心惶懼有司徧叩靈祠俱不應備兵使者孫公遣中

軍官詣寶善求師禱之師爲上堂云諸仁者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電王飛出黑雲頭問渠畢竟何所止娑竭羅龍王行雨時但動一念娑婆世界雨悉周徧子細看來也不離這裏這裏是甚麼所在還知麼拈拄杖云老僧拄杖子化爲龍吐霧興雲遮天掩日大布滂沱盡閭浮提悉皆周徧大衆且道承何恩力卓拄杖下座卽時雨若盆傾水滿三尺是歲大稔丁亥寇掠鼓山以盤輿昇師至半嶺衆忽顛仆遂送師還山其船泊江干檣亦爲雷所轟寇恐不敢再犯有梵僧自迦毘羅國來獻師木碗一口師二時常用之癸巳

春正月方丈邊榭火惟木碗不壞次日得于灰燼中種種靈異師皆謝弗居誠勿許傳所依從率三百餘人問道受戒者不啻幾萬人得度者共若干人付戒弟子六人跬存思公雪樵涪公藻鑑真公莫違順公警心銘公宗聖善公所說法語錄諸撰著共八十餘卷以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奉全身于本山西龕壽塔之蕃服師教最久悉師生平頗詳又重以需公之請用是謹記之以傳然字字實錄不敢別加色澤點染虛空惟務揭師實行昭示萬世云爾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前本

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菩薩戒弟子林之蕃謹譔

撰述

元學系時廣金卷第三十一

鼓山永覺老人傳

師以儒而入釋嘗云釋迦乃入世底聖人孔子乃出世底聖人蓋不出世不能入世故得道之後經世說法力救儒禪之弊真叅實悟廣大悉備若師者蓋有明三百年之一人也師歸寂之明年戊戌私念展覲無從生平從霖首座得師本末甚悉謹掃素而爲之傳以寄無盡之思耳師諱元賢字永覺建陽人姓蔡氏宋西山先生十四世孫父雲津母張生母范以萬曆戊寅七月十九日生師初名懋德字闇修爲邑名諸生皆周程張朱之學壬寅年二十五讀書山寺聞

誦法華偈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卽知周孔外乃別有此一大事癸卯壽昌無明和尚開法董岩師往謁之反覆徵詰昌曰此事不可以意解須力叅乃契因勉着乾屎橛一日聞僧舉南泉斬猫話遂有省乃作頌呈昌昌曰叅學之士切不得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雖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叅學眼也師唯唯奉教逮二親繼歿丁巳師年四十竟裂青衿棄妻孥投壽昌落髮爲安今名師凡有所請益昌但曰我不如你一日昌耕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挺身

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遂行師當下豁然如釋重負隨入方丈將通所得昌倒拈鋤柄痛擊三下曰向後不得草草卽說偈曰一回透入一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師通身汗下不及吐一辭而退然猶疑云因甚更要棒下翻身秋九月懷香入方丈請行實昌爲手述六百許語授之臘月十八昌示微恙除夕自命侍者掛上堂牌師跪啓曰和尚弗安大衆不敢煩起若昌曰有始者必有終子知之乎蓋親承末後囑累也明年戊午正月十七日昌書偈坐化師哭之慟特撰行業鶴林二

記藏之而昌之生平出處師獨得之矣時博山以奔喪至及歸師與偕往稟具戒遂相依三載每商榷玄奧生機橫發山歎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越壬戌歸閩住沙縣雙髻峰癸亥以葬親回建陽舟過劍津聞同行僧唱法華經云一時磬欬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廓然大悟乃徹見壽昌用處因作偈云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只自知穩卧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時師年四十有六矣遂掛錫甌寧之金仙庵閱大藏丁卯徙建安荷山一日山門外經行虎突至行者驚仆

地師以拄杖指之虎翻身咆哮而去戊辰春博山自石鼓回道建州晤於光孝山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卽不廢只是不許人知山曰恁麼則偷掃了也師曰某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山曰掃卽不廢只是不曾動著師曰和尚却似不曾掃遂一笑而別癸酉謁聞大師於寶善水乳相投宛若夙契適宜興曹安祖兵憲請作諸祖道影贊因屬師命筆師成百餘贊大師驚曰我不入建公將購盡世人去也卽以大戒授師甲戌曹宗伯雁澤林兵憲得山暨諸善信延主鼓山請開堂弗許唯爲四衆說戒有請法者以庵主

禮示衆而已四月十一日甘露降山門松樹上師作
偈曰聖瑞端宜降大都窮山何得獨沾濡曉來扶杖
三門外笑看松頭綴玉珠九月十九復降偈曰玉露
霏霏又一番滿林花木盡同繁丁寧莫道甜如蜜恐
惹遊人到石門明年乙亥張相國二水呂侍郎天池
率衆請入泉州開元開法初至洛陽橋潮水已退時
復湧漲衆皆愕然有僧問潮汐之期千載不爽今日
因何再至師曰問取主潮神僧曰莫是爲和尚否師
曰莫塗汚老僧好師知機緣已熟始開堂懷中辦香
特爲無明老人拈出嘗曰禪本壽昌戒本真寂不可

誣也四月說戒南安有吳真人乘板輿至寺求法名
並受五戒而去時有僧問曰洞山三十年土地神覓
不著和尚因甚爲吳真人授戒師曰拯溺須臨水嘯
月却登峯秋歸鼓山丁丑聞大師計至師躬弔真寂
浙西諸先生以大師治命合請繼席道風大著時歸
安諸生茅蔚起夢鬼使來攝往真寂求救於師師爲
授菩薩戒而去竟無事後茅毀戒鬼復來攝責其所
以破戒之罪茅苦訴悔過始放還茅自刻其事以傳
庚辰建翠雲庵於餘杭西舍辛巳遷婺州曾明寺歲
大饑居民絕食者衆蘭溪趙某家貧治石灰爲業忽

捐資本設齋管明師贊嘆良久一日病瘡死自午至
戌冥中遇師引導復甦時人甚傳其事師曰我豈能
入冥救人皆由渠一念善根故現斯事冬歸閩開戒
劍之寶善時得戒者千餘人壬午赴泉開元結制土
神張復同吳真人皈依乞戒冬歸鼓山龍象雲從諸
緣輻輳凡大殿山門及諸堂寮次第鼎新莊嚴畢備
爲八閩叢林之冠以嘗稟戒博山有師資之義爲建
塔藏衣鉢銘焉癸未應建州興福請至寶善建舍利
塔值大旱孫兵憲遣官詣寶善求禱師爲上堂罷卽
時雨若盆傾水滿三尺是歲大稔冬歸鼓山丁亥戊

子省會大亂寇將掠鼓山以籃輿舁師至半嶺衆忽
顛仆遂送師還山寇船泊江干檣亦爲雷轟不敢再
犯庚寅吳浙諸禪競爲爭宗之說形於訟牘以書達
師師笑而不答冬作壽塔於寺之西畬乃自狀其行
而銘之曰是誰觸醢建茲宰堵壽昌之兒石鼓之主
不通世情一味莽鹵志大言大眼空佛祖據興聖座
呵今罵古役鬼驅風重建茲宇撒下皮囊掩藏荒塢
莫道無口有聲如虎生耶死耶請繹斯語廣告來者
誰繼吾武至今讀之生氣凜然令人歛衽癸巳春方
丈邊榭火有水碗一口先是梵僧自迦毘羅國來獻

師者師二時常用之至是竟不壞次日得之灰燼中
乙未春興化福清長樂罹兵變饑民流會城殆辨萬
狀師乃歛衆遣徒設粥以賑死者具棺塋之凡二千
餘人丁酉師年八十衆皆以法嗣未得人甚爲師憂
上元日忽鳴鐘集衆舉衣拂付維那爲霖霈公偈曰
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俗漫生枝一髮欲存千聖
脉此心能有幾人知潦倒殘年今八十大事於茲方
付伊三十年中鹽醬事古人有語不相欺逆風把柁
千鈞力方能水定太平基卽命首衆分座聞其提唱
衆皆悅服莫不人人相慶以爲洞上一宗可倚秋七

月十九屬師初度四方雲集請師開法師自辛卯禁
止上堂雖力請弗許至是忻然登座有慶弔相尋之
語識者知師已辭世矣九月朔果示微疾不食者三
十餘日起居如常乃說偈示衆曰老漢生來性太偏
不肯隨流入世塵頑性至今猶未化剛將傲骨救儒
禪儒重功名真已喪禪崇機辯行難全如今垂死更
何用秋將此念報龍天曰老僧世出世事盡在此偈
汝等毋忽也遂閉目吉祥而卧若入定然首座問曰
未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筆書曰未後句親分付三
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月中夜謂首座曰不有病了

令侍者扶起坐定以目曾觀大衆訖良久脫去實十
日七日子時也三日始掩龕顏色如生衆咸歎異師
歷主四刹所至深居丈室若不事事而施者爭先百
務皆舉四方學者來不拒去不留座下每多英衲皆
勉以真參實悟深誠知解雜毒生平一言一行皆斬
釘截鐵無一毫塗飾曹洞綱宗從上遭濁智謬亂者
楷以心印復還舊轍開堂三十載未嘗輕許學者至
求後始舉需公一人授之師自狀出世最遲應世最
拙又不事廣收學徒熱鬧門庭蓋有所感云師平生
說法語錄及諸撰述共二十種凡八十餘卷盛行於

世山中所依止率三百餘人問道受戒不啻數萬人
得度共若干人付戒弟子六人跬存思雪樵涪藻鑑
真莫違順警心銘宗聖善以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奉
全身於本山西畬壽塔遵治命也道靖臺髫年師居
荷山時卽獲瞻禮丁亥七月師七旬侍先嚴至寶善
爲師上壽涕泣狂喜自慶得未曾有辛甲丁三入鼓
山展覲師涅槃之前二十日竟得親承警效第恨根
器鈍置於師之門牆望若登天而師法乳時灌多方
汲引不肯置之門外茲特不揣固陋敢以所得實錄
昭示來茲比於鳥之鳴春蟲之鳴秋爲大造敷揚法

撰述

化云爾

建安弟子道靖潘晉臺百拜謹識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三十終

